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希望之光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白风
火星
炭毛
副族长
族长
巫医
黑条
雷族
学徒
黑莓爪
武士
长尾
云尾
沙风
灰条
高星
虎星
豹星
族长
风族
族长
影族
族长
河族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希望之光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望之光 /（英）艾琳·亨特著 ; 赵振中译. -- 北京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3.10
（猫武士 : 美绘本）
ISBN 978-7-5148-8211-7

Ⅰ. ①希… Ⅱ. ①艾… ②赵… Ⅲ. 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英国－现代 Ⅳ. 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65290 号

XIWANG ZHI GUANG
（猫武士美绘本）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出 版 人：孙 柱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策　　划：何强伟	装帧设计：舒穆禄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校对：夏明媛
插　　图：刘 野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5
版次：202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2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72 千字	
ISBN 978-7-5148-8211-7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 010-57526069，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启程回家 / 5

第二章　盯住黑条 / 13

第三章　神秘的仪式 / 21

第四章　星族会赐给你力量 / 28

第五章　噩梦惊醒 / 35

第六章　火星归来 / 41

第七章　我能信任你吗？ / 49

第八章　幼崽中毒 / 54

第九章　陌生的气味 / 58

四个将变成两个，

狮子和老虎之间发生大战，血将统治森林。

Four will become two. Lion and tiger will meet in battle, and blood will rule the forest.

——星族的预言

引 子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条雷鬼路从密密麻麻的两脚兽巢穴之间横穿而过，雨滴不停地打在雷鬼路黑黢黢的路面上。时不时有怪物从路上经过，两脚兽缩成一团坐在它的肚子里。

有两只猫悄无声息地拐了个弯，紧紧贴着墙壁下的阴暗处走。走在前面的是一只瘦削的灰色公猫，耳朵残缺不全，双眼却炯炯有神，身上的毛被雨水打湿后显得十分光滑。

走在这只灰色公猫后面的是一只宽肩阔面、高大威猛的虎斑猫，他身上的每一条肌肉都曲线分明、形态优美。一双琥珀色的眼睛闪闪发亮，目光警惕地看着四周，似乎随时都可能遭到攻击。

虎斑猫在一个两脚兽巢穴的门廊下停住了脚步，吼道："还要走多远？这个地方臭死了！"

那只灰色公猫回头说："就快到了。"

深棕色虎斑猫沉着脸说："那就好！"他烦躁地扭动耳朵。两道刺眼的灯光照过来，一只怪物从拐弯处驰过，溅起满是两脚兽垃圾臭味的积水。深棕色虎斑猫闪避不及，被溅了一身，他愤怒地发出一声吼叫。

两脚兽地盘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到恶心：坚硬的地面，臭气熏天的怪物以及它们肚子里的两脚兽，还有那奇怪的噪声。最可恨的是，如果没有向导带路，他肯定要被困死在这里。这只虎斑猫生性独立，从不习惯于依靠别的猫。在森林里，每一棵树，每一条溪流，每一个兔子洞穴，每个族群里哪名武士长得最强壮，哪名武士最危险，他都一清二楚。可这些技能和经验在这里却全无用武之地。他感觉自己似乎聋了、瞎了、瘸了，就像一只乖乖跟在母亲身后的小猫崽。

尽管这里有千万般不好，但他心甘情愿，因为此行是有目的的。他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能把他的死敌们一网打尽。如果事情进展得顺

利，来两脚兽地盘的这一趟将会让他得到满意的收获。

灰色公猫沿着雷鬼路穿过一片开阔地带，这个地方停放着许多怪物，水坑里漂浮着的油渍，泛起各种诡异的色彩。他走到一条小路前，张开嘴嗅嗅空气。

虎斑猫也停下来嗅嗅空气，他吸进一口两脚兽食物的腐烂臭味，差点儿没吐出来。他问："就是这个地方吗？"

灰色公猫紧张地回答说："就是这里，现在记住我叮嘱你的话，我们要见的那只猫势力很大，一定要注意礼节。"

那只虎斑猫上前一步逼问他的同伴："石头，难道你忘记我的身份了吗？"

灰色公猫毕恭毕敬地说："没有，虎星，我没有忘记，可你不是这里的族长。"

虎星嘟囔了几句，说："继续赶路吧。"

石头踏上小路，没走多久便突然停住脚步，只见前方站立着一个巨大的身影。

"是谁胆敢擅自闯到这里？"黑暗处走出一只黑白相间的猫，长得十分强壮，"报上你们的姓名，我们不欢迎陌生者。"

石头不慌不忙地说："你好啊，壮骨，还记得我吗？"

那只黑白相间的猫眯缝起眼睛想了一会儿，这才说："这么说你又回来了，是吗？你说你要去森林里另谋高就，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说着，他上前逼近了一步，但石头面不改色地站在原地，说："我们想见长鞭。"

壮骨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半是轻蔑半是嘲笑地说："我认为长鞭不想看见你。和你一起来的是谁？我不认识他。"

"我叫虎星，我来自森林，想和你们的族长谈谈。"

壮骨绿幽幽的眼睛在虎星和石头身上瞄来瞄去，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虎星双目圆睁，就像他们周围的灯光一样。他说："我是来找你们族长的，而不是边防巡逻队。"

壮骨勃然大怒，石头见状急忙走到两只猫中间，说："这件事对大家都

有好处，长鞭会感兴趣的。”

壮骨犹豫了片刻，退开两步，让石头和虎星通过。虽然他目露凶光，但没有再说话。

虎星小心谨慎地走在最前面，光线越来越昏暗。垃圾堆后面蹿出许多猫，他们盯着这两个来访者，眼睛里闪着寒光。虎星肌肉紧绷，如果此次会谈出现差错，他就得夺路而逃了。

小路尽头是一堵高墙。虎星向四周张望，要找身材比壮骨还要高大强壮的猫。他瞅见门廊阴暗处站着一只黑猫，个头矮小，便没有留意。

石头捅了他一下，朝那只黑猫伸了伸脖子，说：“那就是长鞭。”

虎星大吃一惊，失声叫道：“那就是长鞭？他的个头和学徒一般大！”

石头赶紧说：“嘘！不要看他其貌不扬，他可是这些猫当中的绝对权威。”

那只黑猫说：“看起来我有客人了。”他的声音干涩而尖利。“石头，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听说你去森林里谋出路了。”

石头回答说：“是的，长鞭，你说得没错。”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长鞭的语气里暗含怒意，“难道你改变主意，厚着脸皮回来了？你以为我们会欢迎你吗？”

石头不卑不亢地说：“不，长鞭，我在森林里过得很好，那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两脚兽……”

长鞭晃了晃尾巴，打断他的话说：“你不必到这里来宣扬丛林生活的种种好处。松鼠才生活在树林里，猫可不是。”说着，他眯缝起眼睛，“那么，你们到底有何贵干呢？”

虎星走上前站在石头身边，大声说道：“我是虎星，是影族族长，我给你带来了一笔买卖。”

第一章　启程回家

树木凋零，光影疏离。火心带着族长回家，回到她长眠的地方。他紧紧咬住蓝星颈背的皮毛，沿着恶狗们追来的路线返回。他和众武士把恶狗们引到山涧边，瓦解了它们的攻击。现在，他整个身体都感到麻木不堪，蓝星的死给他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这会儿还没有恢复过来。

没有了族长，这片森林似乎突然之间改变了模样。在火心的眼里，即使是在他做宠物猫的时候，这里也没有这么陌生过。周围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树木和岩石似乎随时都可能像雾一样融化消散。死一般的沉寂就如同一张巨大的网覆盖了整个森林。猎物都被凶残的恶狗们吓跑了，火心十分悲伤，他觉得这片森林里的一石一木仿佛都在为蓝星哀悼。

山涧边发生的情景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脑海中重现。他看到恶狗首领龇着明晃晃的牙齿向自己扑来，颈背处仍然感到火辣辣地痛。蓝星从天而降扑向狗群首领，把它撞向山涧，和它一同落下山崖，掉进河里。想到那冰冷刺骨的河水，火心打了个寒战。为了救蓝星，他毅然跳入山涧。他托着蓝星在激流中拼命挣扎，就在他几近绝望的时候，两名河族武士——雾脚和石毛，及时赶来相助。

令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当他趴在蓝星身边，心里产生的那种悲凉。他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蓝星献出了她最后一次生命，挽救了火心，也挽救了雷族。

火心在雾脚和石毛的帮助下拖着蓝星的遗体往家走，他时不时停下脚步来嗅嗅狗的气味。他派灰条在前面探路，侦察狗的行踪。不过让火心感到放心的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火心穿过一簇灌木丛，放下蓝星的遗体，抬头嗅了嗅空气。还好，除了清新的森林气息外什么都没有。过了一会儿，灰条从一簇枯死的蕨木丛里钻了出来。

他报告说："一切正常，火心，除了大片被践踏的灌木丛，没有发现别的情况。"

火心说："很好。"他只盼那些恶狗见到它们的首领跌下山涧后再也不敢回来，这片森林从此回到四大族群的怀抱。在这噩梦般的三个月里，他的族群变成了恶狗眼中的猎物，可他们终于挺过来了。"我们走吧。我想在大家回家前，先检查一下营地里是否安全。"

他和两名河族武士又衔起蓝星的遗体继续前进。走到沟沿处，火心停下脚步。就在今天早晨，他和武士们循着虎星故意留下的兔子气味走回营地，他们在气味踪迹的尽头发现了纹脸的尸体。虎星为了激发恶狗的凶性，残忍地杀害了这只慈祥的母猫。如今这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空气里只有从营地里飘出来的猫的气味。

他说："在这里等着，我去察看一番。"

灰条立刻说："我陪你一起去。"

石毛伸出尾巴挡住他，说："不，我认为火心想独自去看看。"

火心感激地瞅了一眼这位河族副族长，然后向营地走去。他全神戒备，竖起耳朵倾听，不放过任何响动。不过周围一片寂静。

他钻过金雀花通道走进空地，停下来朝四周张望。说不定还有一两只狗根本没有追到山涧去，或者虎星已经派影族武士占据了营地。但是营地里也很安静，火心还从来没见过营地如此荒凉。这里没有危险的迹象，没有狗的气味，也没有影族的气味。

为了谨慎起见，火心又迅速察看了各处巢穴和育婴室，他眼前恍然重现大家在得知恶狗消息后的混乱情景，仿佛又感觉到狗群首领追赶他时喷在他后背上的热气。火心走到高岩脚下，微风穿过树林发出哗哗的声响，如同在他耳边细语。当初就是在这里，虎星被当众揭露了真实的面目。他被判处流放后，曾发誓要报复雷族。为了复仇，他故意将那群恶狗引到营地里来，想借此除去雷族。虎星这次没有得逞，将来必定还会再想别的手段作恶。

火心穿过香薇通道来到了巫医巢穴。他站在洞口朝里望，看见炭毛的药草整齐地沿着石壁摆放着。在炭毛之前，这里曾经是斑叶和黄牙的住所，她们曾先后做过雷族的巫医。火心触景生情，一时间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一般。

他心里默默地对她们说："蓝星死了，她现在和你们在一起吗？"

火心回到山沟外面，灰条正站在那里看雾脚和石毛舔梳蓝星的遗体。

火心说："一切正常。灰条，你现在去太阳石，告诉大家蓝星的死讯，不过别的闲话不要多说，我会向他们解释事情的原委，你的任务就是让他们知道回到家里很安全。"

灰条低头应命："我这就走，火心。"说完，他立即转身朝太阳石奔去。族群为了躲避恶狗的袭扰，都藏在那里。

石毛见了开玩笑说："你看看，灰条到底忠于哪一边这不明摆着吗？"

雾脚说："是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不会留在河族的。"

灰条和河族的一只母猫相爱，为了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加入了河族，但他的心却留在雷族。在河、雷两个族群的一次战斗中，灰条救了火心的性命，河族族长大发雷霆，将他从族群中驱逐出去。这倒给了灰条自由，让他回到了雷族。

听到那两名河族武士的话，火心点了点头。他又衔起蓝星的遗体，三只猫一起将她拖入营地。他们把她放在高岩下的族长巢穴里，等待族群回来为这位品格高贵、机敏睿智的族长举行葬礼。

火心对两名河族武士说："谢谢你们帮忙。"他迟疑了一下，知道这件事对他们意义重大，于是又说，"你们愿意留下来参加蓝星的葬礼吗？"

石毛有点惊讶，因为此类事情属于族群的内部事务，只有本族猫才可以参

加。他说：“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我们族群里还有事，不得不回去了。”

雾脚也说：“谢谢你，火心，可如果我们留在这里，你的族群会觉得非常奇怪的。他们还不知道蓝星是我们的母亲，是吗？”

火心说：“是的，这件事只有灰条知道。但虎星在河岸边听到你们和蓝星的谈话，他可能会在下次森林大会上公布这件事，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石毛和雾脚相互看了一眼。石毛站起来，恨恨地说：“虎星喜欢说什么就让他说好了，今天我就把这件事告诉河族，我们有这样的母亲并不是件丑事，她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族长——而且我们的父亲也是一位伟大的副族长。”

雾脚同意说：“没错，虽然族别不同，但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他们的勇气和果敢让火心又想起了蓝星。她把这两个孩子托付给他们的父亲橡心，以至于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河族血统。发现真相后，起初他们十分恨蓝星，可今天早晨，当他们看着蓝星躺在河岸上奄奄一息时，他们已经从心里原谅了她。火心虽然心痛，但看见蓝星在死之前和她的孩子们和解，他又感到很欣慰。在所有雷族猫当中，只有他能体会到，蓝星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别的族群中长大，心里是多么痛苦！

石毛似乎读到了火心的心思，悲伤地说：“我真希望我们对她的了解能多一些。你能在她的族群中长大，并且成为她的副族长，真是幸运啊。”

“我知道。”火心悲哀地低头看着蓝星，她躺在巢穴里的沙地上，显得那么安宁。如今她那高贵的灵魂已经升往星族，留下的躯体看起来十分瘦小和凄凉。

雾脚请求说：“我们能单独和她说声再见吗？只占用一小会儿时间。”

火心回答：“当然可以。”他走出洞穴，留下石毛和雾脚为他们的母亲进行最后一次舔梳。

这时，他听到营地门口传来杂乱的声音，知道大家都回来了，便快步上前。霜毛和纹尾胆怯地从金雀花通道里钻了出来，先躲在隐蔽处看了看动静，然后才壮着胆子走进营地。蕨毛和金花跟在后面，也同样小心谨慎。

看到大家回自己家也要这么提心吊胆，火心感到心里像刺扎一样痛。他焦急地在猫群中搜寻沙风的身影，生怕她受到伤害。

火心看见了云尾，他正细心地陪着夺面走进来。前些日子夺面就是遭到

恶狗的攻击，差点儿把命都丢了。接下来是炭毛，她一瘸一拐地从金雀花通道里走出来，嘴里还衔着药草。她身后是迫不及待的黑莓爪和褐爪，他们是新学徒，也是虎星的孩子。

火心终于看见沙风和柳带一起走进来。柳带的三只幼崽蹦蹦跳跳地跑进来，浑然不知族群刚刚经历了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斗。

火心立刻跑过去，用鼻子抵在沙风的面颊上。沙风激动地舔着他的耳朵，眼睛里流露出脉脉温情。

她低声说："我真担心你，火心，那些狗可真大啊！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害怕过！"

火心坦白地说："我也一样，我在等候的时候，真怕它们捉到你。"

"捉到我？"沙风离开他的身体，尾巴不停晃动。要不是火心看见她目光里的神采，真以为自己又惹她生气了呢。沙风说："我是在为你和族群奔跑啊，火心，我感觉自己跑得就像星族一样快！"

她走进空地朝四周望了望，脸色忽然沉了下来："蓝星在哪里？灰条说她死了。"

火心回答说："是的，我努力去救她，可她在水里淹得太久了。现在她在族长巢穴里。"他迟疑了一下，又说，"雾脚和石毛正陪着她。"

沙风吃了一惊，连忙问："河族猫在我们的营地里？为什么？"

火心解释说："他们帮助我把蓝星从河里捞了出来，而且……而且蓝星是他们的母亲。"

沙风顿时惊呆了，睁大眼睛问："蓝星？但……"

火心将鼻子贴在她的脸上，打断她的话说："迟些我会告诉你的，现在我得查看一下大家是否都安然无恙。"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族里其余的猫纷纷从金雀花通道里出来，围聚在火心和沙风身边。火心看见香薇爪和蜡爪，这两名学徒是负责将恶狗从营地里引出去的，他说："你们干得非常好。"

两名学徒很高兴。蜡爪说："我们按照你的吩咐藏在榛树丛里，看见恶狗来了，我们撒腿就往外跑。"

香薇爪插言道："是啊，我们知道必须把它们从营地引开。"

火心夸赞说："你们非常勇敢！"他想起这两名学徒的母亲纹脸，她是被虎星杀害的，"我为你们感到自豪，还有你们的母亲，也会以你们为荣。"

蜡爪的身体颤抖了一下，好像突然就变成了一只脆弱的幼崽。他承认说："我被吓坏了，如果我们知道这群恶狗长得这么凶，很可能就不敢接这个任务了。"

"我们都被吓坏了。"尘毛说着，走上来舔了舔香薇爪，"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你们两个干得很棒！"

虽然他夸的是两名学徒，但他温柔的目光却只凝视着香薇爪。火心忍不住偷笑，尘毛对香薇爪有好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火心说："你也干得不错，尘毛！族群感谢你们。"

尘毛看了火心一会儿，然后微微点头致意。等他离开后，火心看见云尾陪着夺面从身边走过，于是叫住他们："你没事吧，夺面？"

尽管夺面非常紧张，但她仍然回答说："我很好，你肯定这里没有狗了吗？"

火心说："我已经检查了整个营地，没有发现任何狗的踪迹。"

云尾用鼻子触了触夺面的肩膀说："她在太阳石表现得非常勇敢，和我一起站岗放哨。"

夺面顿时容光焕发："虽然我不能像以前那样看，但我可以听可以嗅啊。"

火心说："干得漂亮！你们两个都是，云尾，你们为族群出大力了。"

"他们都干得很好。"这是炭毛的声音。火心转头看见她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鼠毛跟在后面。"即使在听到恶狗们狂吼声的时候，大家也没有惊慌失措。"

火心担忧地问："所有猫都没事吧？"

炭毛轻松地说："大家都很好。鼠毛在奔跑的时候爪子上擦破了点儿皮，不过没有大碍。走吧，鼠毛，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火心看着他们远去，这才发现白风站在身边。白风说："我能和你谈谈吗？"

"当然可以。"

"对不起。"白风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的神情，"你让我照顾好蓝星，可我连她什么时候从太阳石溜走的都不知道，是我害了她。"

火心眯缝起眼睛看着这名老年武士，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白风显得这么疲

急。虽然白风年纪大了，可他一向身强体壮、精力旺盛，一身洁白的毛总是梳理得干净利落，如今他看上去却比早晨离开营地时老了许多。

火心说：“别胡说！就算你发现蓝星离开又能怎么样呢？她是你的族长啊——你留不住她的。”

白风眨了眨眼睛：“即使恶狗在森林里游荡，我也不敢派别的猫跟着她，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待在太阳石听恶狗们吼叫。”他打了个寒战，“可我应该做些什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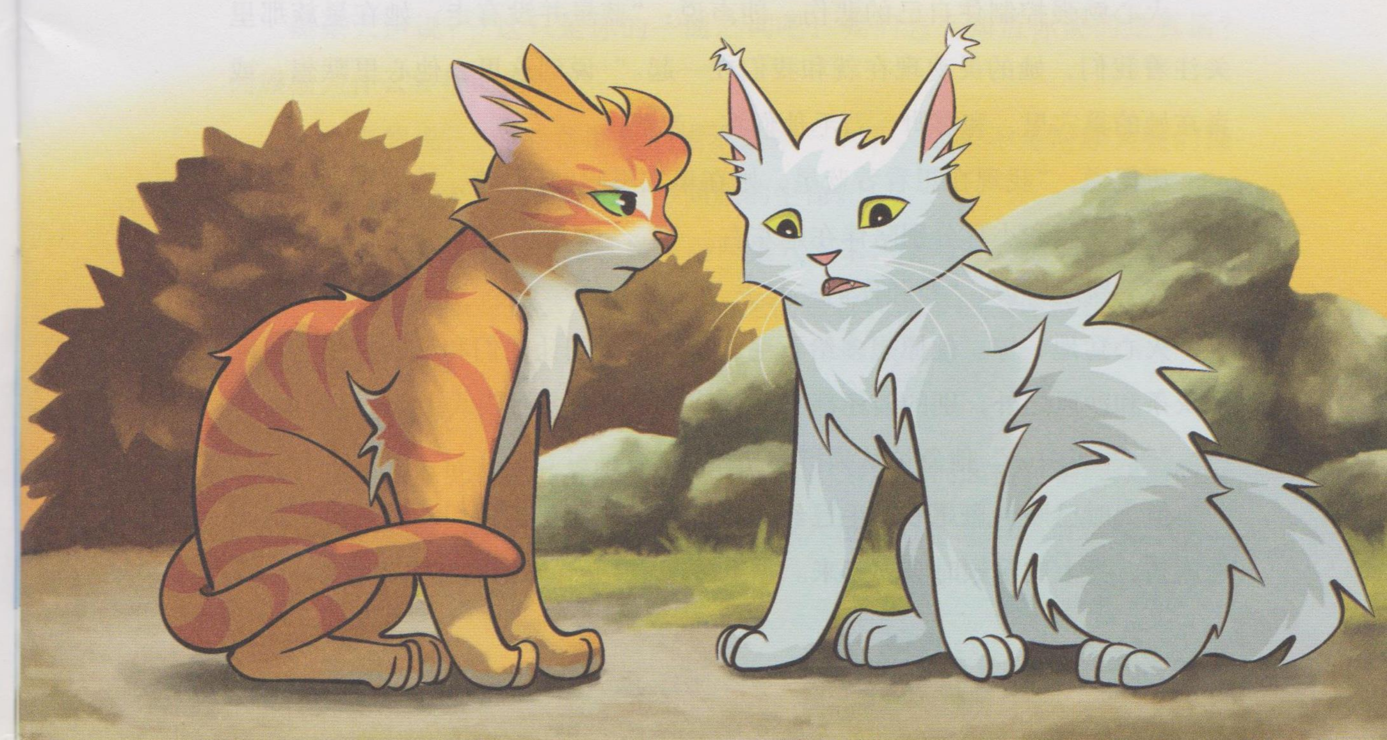
火心说：“你做得已经够多了，你和大家留在一起，保护了他们的安全。是蓝星自己做的决定，她为了拯救我们而牺牲自己，这是星族的意愿。”

白风缓缓点头，喃喃地说：“可是她已经失去对星族的信仰了。”

这件事是他们之间的秘密。近几个月来蓝星的心智有些失常，虎星的背叛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蓝星认为这是武士祖先在和她作对。火心和白风对这件事秘而不宣，不过火心已经知道蓝星在临死前转变心意了。

火心觉得这个情况多少能给心灰意冷的白风带来些安慰，于是说：“不，白风，她在临死前和星族和解了，她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她重新恢复了神智，恢复了信仰。”

白风顿时两眼放出光彩，垂下头去。火心知道他和蓝星一直是好朋友，蓝星的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这时族里其余的猫都围了过来，大家仍处在惊恐之中，并且对未来充满了忧虑，火心必须得稳住大家的情绪。

蕨毛焦急地问："火心，蓝星真的死了吗？"

火心点了点头，说："是的，这是真的。她为了救我，为了救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越说声音越低，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计划中，最后由我来把恶狗引到山涧边。当我奔到山涧边时，虎星突然跳出来把我按倒在地，以至于狗群首领捉住了我。如果不是蓝星，它们就会杀了我，然后继续祸害森林。蓝星把狗群首领撞下了山涧，可……可她也被拽了下去。"

众猫的脸上都浮现出悲凉的神情，仿佛秋风扫过落叶。

霜毛问："接下来发生什么了？"

"我跟在后面跳下山涧，"火心合上双眼，似乎又看到那湍急的河水和自己无力的挣扎，"我们被冲出山涧，雾脚和石毛赶来帮助我。当我们把蓝星拖到岸上时，她虽然还活着，可为时已晚，她的第九条生命结束了，离开我们升往了星族。"

猫群中发出一片哀泣声。这里有许多猫在没出生前蓝星就已经是族长了，蓝星的死对他们来说，就如"四棵树"那里的四棵巨大的橡树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火心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悲伤，朗声说："蓝星并没有走，她在星族那里关注着我们，她的灵魂现在就和我们在一起。"说到这里，他心里默想：或者在她的巢穴里，和雾脚、石毛他们在一起吧。

斑尾说："我现在想看看蓝星，她在巢穴里吗？"说着，她转身朝族长巢穴走去，纹尾和小耳分别陪伴在她左右。

霜毛跳起身说："我和你们一起去。"

火心猛地一惊。他原想多给石毛和雾脚些时间让他们和母亲告别，可除了灰条和沙风之外，别的猫还都不知道营地里有两名河族武士。

"等一等……"他急忙从猫群中挤过去。

但为时已晚。斑尾和霜毛已经站在蓝星巢穴门口，她们看见洞里居然有外族猫，身上的毛顿时竖立起来。霜毛厉声喝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第二章　盯住黑条

火心赶到蓝星的巢穴门口。斑尾转过身，怒气冲冲地对他吼道："这里竟然有两只河族猫在摆弄我们族长的遗体！"

火心焦急地说："不……不是的，他们没有，他们可以待在里面。"

大家疑虑的目光顿时齐刷刷地投向他，愤怒的叱责声顿时响彻云霄，其中云尾叫得最起劲儿。

火心转身命令说："不许上前一步！大家别担心，雾脚和石毛……"

"你知道他们在这里吗？"这是黑条的声音，他从猫群中走出来站在火心对面，"你让敌猫进入我们的营地，而且还在我们族长的巢穴里？"

火心深吸了口气，竭力保持头脑冷静。在他眼里，最不可信的猫就是黑条了。当族群准备外出躲避恶狗袭击时，黑条却企图带着虎星的两个孩子偷偷溜走，虽然黑条发誓自己对虎星的阴谋一无所知，但火心可不相信他说的话。

火心问："你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吗？是雾脚和石毛帮助我把蓝星从河里捞了出来。"

黑条大声说："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吧！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话？河族猫为什么要帮助雷族？"

火心提醒说："河族帮助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了。如果不是河族为我们提供避难所，那场大火就会夺走更多同胞的生命。"

"这话不错。"鼠毛说道，她从巫医巢穴回来，刚巧听到他们的话，于是她走上前站在黑条身边，"但你不该让他们独自和蓝星的遗体待在一起，他们在那里干什么？"

"我们是在表达对蓝星的敬意。"

火心转头看见石毛和雾脚从洞穴里走了出来。他们起初对雷族众猫的反应感到迷惑，但当他们得知自己竟然被当成入侵者时，立刻感到怒火上涌。

雾脚说："我们想和她道个别。"

鼠毛问："为什么？"

雾脚平静地回答说："她是我们的母亲。"

营地内顿时安静下来，只听外面传来一声画眉鸟的鸣叫。火心看到大家眼里露出震惊和愤慨的目光，脑子里飞速转动。他看了看沙风，见她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似乎理解自己并不想让大家知道族长的秘密。

斑尾吼道："你们的母亲？我不相信，蓝星决不会把她的孩子交给别的族群抚养。"

石毛反唇相讥："管你相不相信，反正这是真的。"

火心晃了晃尾巴，示意石毛闭嘴。他说："我来处理这件事，你和雾脚最好现在就走。"

石毛向他点头行礼，带着雾脚朝金雀花通道走去。雷族众猫分开道路让他们通过，偶尔有一两只猫发出愤怒的嘶叫。

火心冲着他们喊道："我代表雷族感谢你们。"

雾脚和石毛没有反应，他们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金雀花通道里。

火心心里乱成了一团麻，他真想撒腿从这里跑开。这个秘密已经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蓝星竟然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别的族群——可是直到此时，他才发觉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更加让他感到心情沉重。也许给他些时间，他就能找到

合适的词语，可众猫现在就想知道答案，与其让虎星在森林大会上对这件事大放厥词，不如自己来解释好了。不论他喜欢与否，这就是当族长的责任。

火心冲炭毛点了下头，然后跳上高岩。他没有必要再高声召集开会，因为大家都已经在高岩下聚齐了。一刹那，火心感觉自己呼吸急促，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从大家的脸上看到愤怒和迷惘，嗅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恐惧气味。他看见黑条正眯缝起眼睛盯着自己，似乎已经做好向虎星汇报的打算了。虽然虎星在河岸上听到了蓝星临死前和她两个孩子的对话，但他一定还想知道雷族对此事的反应以及火心所面临的困境。虎星一定会利用这个秘密大做文章，以换取要回黑莓爪和褐爪的筹码。

火心深吸了口气，说："雾脚和石毛的确是蓝星的孩子。"他努力保持镇定，暗暗祈求星族保佑别让他说错话，"河族的橡心是他们的父亲。蓝星生下这两个孩子后，把他们托付给橡心抚养。"

霜毛怒喝道："你怎么知道的？蓝星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如果你是听河族猫说的，那他们就是在撒谎。"

火心回答说："是蓝星亲口告诉我的！"

霜毛虽然怒不可遏，但她不敢指责火心在说谎。她低嘶着说："你是在告诉我们，蓝星是一个叛徒吗？"

猫群中立刻有一两只猫发出反对的吼叫声。霜毛猛地转身，身上的毛都竖立起来。这时白风站起来，虽然他也和大家一样感到震惊，但仍心平气和地说："蓝星一直都忠于她的族群。"

黑条插嘴说："如果她那么忠诚，为什么还要和别族的猫生下野种呢？"

这个问题让火心感到难以回答。灰条的配偶就是一只河族猫，而且他的孩子现在还在河族里。当初灰条离开雷族加入河族的时候，大家都被吓坏了。虽然他最终回到这个大家庭，可有些猫仍对他态度恶劣，怀疑他存有二心。

火心说："当时的情况很复杂。蓝星生下这两个孩子后，本该抚养他们长大，但是——"

小耳忽然插言说："我记得那几只幼崽，他们从育婴室里消失了，我们

都以为是狐狸或者獾偷走了他们，蓝星当时都快要发疯了。你是说这些都是骗局吗？”

火心俯视着小耳，向他保证说：“不，蓝星确实因失去她的孩子而伤心欲绝，但她为了当副族长，只得忍痛将孩子们送走。”

尘毛问：“你是说蓝星对权力的野心超过了对她亲生孩子的爱吗？”他的语气中困惑多于愤慨，似乎蓝星的这些做法与他印象中那位英明的族长完全不相吻合。

火心说：“不，她是为了族群着想才这么做的，她把族群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她一贯的作风。”

白风平静地说：“没错，在蓝星的心目中，什么都比不上族群重要。”

火心继续说：“雾脚和石毛都很敬重她的勇气——从来都是。”

尽管空地上的气氛仍然很紧张，但没有猫再站出来进行责难，火心暗暗松了口气。鼠毛和霜毛低声议论，不时朝他投来疑虑的目光。斑尾晃着尾巴也走过去和她们一起嘀咕。白风在猫群中来回穿梭，显然是在抚慰大家的不安情绪。而小耳则通情达理地点着头，似乎完全理解蓝星的这个艰难抉择。

忽然，在一片嗡嗡声中，褐爪站起来说：“火心，你将会是我们的族长吗？”

火心还未回答，黑条已跳起来吼道：“让一只宠物猫做族长？我们都疯了吗？”

沙风和灰条立刻大声怒叱他。白风朗声说：“这不成问题，黑条，火心是副族长，由他来接替蓝星是理所当然的事。”

火心感激地望了白风一眼。他强忍住胸中的怒火，不想让黑条看他的笑话。不过黑条的话还是有些煽动力的。虽然蓝星指定火心为副族长，但那是在她受到虎星背叛行为的打击后做出的决定。当时火心的任职仪式还被推迟了，大家都为这件违犯武士守则的事情感到恐慌。那是否意味着他不配做雷族族长呢？

黑条恶狠狠地瞪着火心，争辩说：“可他是一只宠物猫啊！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两脚兽的恶臭味！难道我们想让这样的猫来做我们的族长吗？”

火心忽然感到自己的旧疮疤一下子又被揭开了。尽管他从六个月大就生

活在族群中，可黑条一直揪住他不是族生猫这点不放。

他真想扑下去把黑条痛打一顿。这时，金花站起来走到黑条面前厉声喝道：“你错了，黑条，火心对族群的忠诚已经得到了千百次的证明，没有一只族生猫比他付出的更多了。”

火心感激地冲她眨眨眼睛，他万万没有想到金花竟然会挺身而出为自己主持公道。金花知道火心对她的孩子黑莓爪存有疑虑，虽然火心把黑莓爪收为自己的学徒，但黑莓爪总让他感到不顺眼，生怕他会走上他父亲的老路，金花对此心知肚明。她厌恶火心对黑莓爪的无端猜忌，不料如今她却站在火心一边和黑条唱反调。

蕨毛喊道：“火心，别听黑条瞎说，除了他之外，大伙儿都希望你来做族长，这个职位显然非你莫属。”

猫群中响起一片附和声，火心心中充满了感激。

鼠毛说：“我们怎么能坏了星族的规矩呢？族长一向都是由副族长来接任，这是武士守则的传统。”

灰条冲着黑条轻蔑地摇晃尾巴，低声嘶吼着说：“似乎火心知道的总比你要多吧。”他也知道黑条和虎星曾在森林大会上有过密谋。

火心摆了摆爪子，示意灰条安静，然后对大家说：“我向你们保证，我将来一定会做一位称职的雷族族长。有星族保佑，我会成功的。”

说到这里，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沙风，她脸上充满了仰慕的神情，火心立刻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至于你，黑条，”火心恼怒地说，“如果你不想屈身于一只宠物猫之下，你可以随时离开这里。”

黑条甩动尾巴，眼睛里射出仇恨的目光。火心暗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来到森林，现在虎星已经当上雷族族长，而你则是副族长了。

他并不想在大伙儿面前和黑条撕破脸皮，是黑条把他逼到这一步的。尽管雷族不能失去任何一名武士，但火心巴不得黑条早点儿离开族群。他知道黑条离开后必定会到影族去投靠虎星。其实这样更好，省得他还要整天提防。

黑条瞪了火心一会儿，然后猛地转身离去，不过他并没有朝金雀花通道走去，而是消失在武士巢穴里。

火心提高嗓门说："今晚我们为蓝星举行追悼仪式。"

"且慢！"云尾跳起身，尾巴翘得高高的，"我们不去找影族算账了吗？他们杀害了纹脸，还把恶狗引到我们营地来！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他的脸上充满了悲愤的神情。云尾自小便进入雷族，除了火心之外他无依无靠，是纹脸好心收养了他。但火心知道此时攻击影族决不是上策。

云尾的质问立刻引起许多附和声。火心晃了晃尾巴，示意大家安静。他说："不行，现在还不是向影族发动进攻的时候。"

"什么？"云尾难以置信地瞪着他，"你要让他们逍遥法外吗？"

火心深吸了口气，说："杀害纹脸的不是影族，他们也没有引来恶狗，这些都是虎星干的好事。每只兔子身上都只有虎星的气味，我们不知道影族对他们族长的计划是否知情。"

云尾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火心狠狠瞪了他一眼，不想和他争论这件事。他知道近来发生的事情都源于他和虎星之间的宿怨。虽然虎星想扫平雷族，占据他们的领地，但那不是他把恶狗引入营地的真正动机。虎星日思夜想的是杀掉火心，因为是火心破坏了他谋害蓝星的阴谋，致使他被流放在外。只有杀掉火心，才能消解他的心头大恨。

火心现在知道，他和虎星的决战迟早会到来，到那个时候，他们之间不

是你死就是我亡。他默默祈求星族赐予他勇气和力量，使他能够除去这个危害森林的恶霸。

火心朗声说：“相信我，虎星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但雷族和影族之间没有仇怨。”

云尾脸上挂满怒容，坐回去对夺面嘀咕了几句。金花卷过尾巴护住黑莓爪和褐爪，仿佛他们仍旧是幼崽。她曾让火心把虎星的所作所为讲给这两个孩子听，而且她总是担心族里的猫会因为虎星的罪过而迁怒到这两个孩子的头上。如今她见火心并没有攻击影族的打算，不由得松了口气。两名小学徒从金花的怀抱中探出头。黑莓爪眯缝起眼睛瞅着火心，火心搞不清楚他的目光中是否带有仇恨。

此时大家都聚集在高岩下，火心只得将黑莓爪的事情先放在一旁。天色渐晚，大家该和他们敬爱的族长做最后的道别了。火心说：“我们要向蓝星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炭毛，你准备好了吗？”炭毛点了点头，于是火心说：“灰条、沙风，请你们两位把蓝星的遗体抬进空地，我们要在星族的目光下为她进行梳理。”

两名武士站起身走进族长巢穴，不一会儿，他们衔着蓝星的遗体走出来进入空地中央，将蓝星轻轻放在沙地上。

火心命令说：“沙风，等告别仪式结束后，你组织一支狩猎队为族群找些吃的。鼠毛，你能带领一支队伍去蛇岩和影族边界处查看吗？我想确定那些恶狗离开了没有，影族有没有进入我们的领地。多加小心，别冒险。”

鼠毛站起来说：“放心吧，火心。金花、长尾，你们能和我一起去吗？”

她点到名字的两名武士走了过来，三只猫一道走进空地中央为他们的族长进行最后一次舔梳。接下来是沙风、尘毛和云尾。炭毛站在蓝星头部的位置，仰望夜空。按照族群的传统观点，每一颗星星都代表着一位武士祖先，火心不知道今晚的夜空中是否会出现代表蓝星的那一颗。

炭毛蓝色的眼睛闪着光芒，那里隐藏有无数个关于星族的秘密。她说：“蓝星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族长，我们感谢星族赐予她生命。她鞠躬尽瘁，为族群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她的故事将永远在这片森林大地上流传。现在，我们躬送她的灵魂升往星族，愿她在天上能够像活着时那样继续关注我们。”

炭毛说完悼词后，低垂着头站在那里。猫群中发出一片低沉的悼念声。火心派出去执行任务的那几名武士趴在蓝星身旁，为她梳理皮毛，用他们的鼻子抵在她的遗体上。片刻之后他们退了下去，陆续上来别的猫进行相同的仪式。

外出执行任务的队伍走了，其他猫也都默默地回到各自的巢穴里。火心站在高岩下，看见蕨毛正要离去，便叫住他，小声说："我交给你一项任务，替我盯住黑条，如果他在影族边界那里有什么小动作，你立刻向我汇报。"

蕨毛看着这位新族长，眼里露出忠诚的目光。他说："我会竭尽全力，火心，不过，如果这件事让他知道，可就不好办了。"

"运气好的话，他不会知道的。别做得太明显了，找一两个帮手，比如鼠毛或者霜毛。"火心看见蕨毛脸上仍旧挂着一副疑惑的面容，于是补充说，"也许黑条对恶狗的事真的不知情，但他肯定知道虎星在计划某些事情，我们不能信任他。"

蕨毛说："这我明白，可我们不能一辈子盯着他。"

火心说："不会的，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看看他到底忠诚于哪一边。"

蕨毛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走进武士巢穴。解决了这桩心事，火心才走到蓝星的遗体边。炭毛仍坐在那里，白风则趴在蓝星遗体旁边，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中。

火心向炭毛低了下头，然后坐下来凝视着蓝星的脸庞，她双目紧闭，再也没有昔日那种威仪四方的神采。她的灵魂已经升往星族了。

火心紧紧贴在蓝星身上，仿佛一只小猫崽依偎在母亲怀里那样充满了安全感。那一刻，他忘记了蓝星永远离去的事实，忘记了他将要独自承受的重担。

火心合上眼睛，默默向星族祷念："请厚待她，保佑她的族群平安无事吧。"

第三章 神秘的仪式

睡梦中，火心感到有东西在捅他。他咕哝了几声睁开眼睛，看见炭毛站在面前。

只听炭毛悄声说："你打瞌睡了，快醒醒，到埋葬蓝星的时间了。"

火心吃力地爬起来，舒展了一下四肢，只觉得口干舌燥，仿佛睡了好多天一样。他醒过神后随即感到有些愧疚，小声对炭毛说："有谁看见我睡觉了吗？"

炭毛同情地看着他，说："只有我。别担心，火心，昨天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谁也不会怪你的。"

火心扫了一眼空地。天已经蒙蒙亮了，不远处几名长老已经集合起来准备将蓝星抬出去埋葬，其他猫陆陆续续从巢穴里出来，在蓝星的遗体旁排成两列，一直站到金雀花通道。

炭毛点了点头，长老们衔起蓝星的遗体，抬着她从两边默哀的武士中间走过。当族长的遗体从面前经过时，每一只猫都低头敬礼。

火心喃喃地说："再见，蓝星，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看着蓝星的尾巴缓缓从地面上滑过，心如刀绞。

送葬队抬着蓝星的遗体消失在金雀花通道里，众猫纷纷散去。火心检查了一遍营地，看见地上高高摞起一堆猎物，不由得心中暗暗称赞。他现在需要派出一支早班巡逻队，然后吃点儿东西休息片刻。他觉得就算自己睡上一个月也不能解乏。

炭毛说："嘿，火心，你准备好了吗？"

火心愕然转头："准备什么？"

炭毛晃着尾巴说："去月亮石接受星族赐予你的九条性命呀！火心，你不会把这事忘了吧？"

火心有些局促不安。他当然不会忘记这个所有新族长都要进行的古老仪

式，但他没有想到昨天还看上去非常遥远的事，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这几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就像山洞里奔腾的激流，不停地推着他往前冲，使他感到头晕目眩。

火心感到心里发虚。族长们从不谈论这个神秘的仪式，因此除了各族巫医之外，别的猫都不知道仪式的具体情形。火心去过月亮石，看过蓝星在睡梦中与星族交流，那次经历让他激动了很久，如今他竟然能够亲自躺在那块神圣的石头边，和武士祖先们会面。

月亮石位于高石山的一个地下山洞里，去那儿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在仪式举行之前不能吃饭。众猫习惯在出远门前吃些药草来补充体力，而这在月亮石的仪式中是被禁止的。

炭毛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说："星族会赐给你力量的。"

火心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他转头四顾，看见白风正要回武士巢穴，于是晃了晃尾巴把他召过来。

火心说："我得去一趟月亮石，你能处理一下族里的事务吗？早上还需要派一支巡逻队。"

白风说："这件事交给我办。愿星族保佑你，火心。"

火心最后扫了一眼营地，带着炭毛朝金雀花通道走去。在他面前的仿佛是一趟远程，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回到原地。因为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将有新的名字、新的责任，他和星族之间也将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他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呼喊，转头看见灰条和沙风跑了过来。

灰条气喘吁吁地说："连声再见也不说就想偷偷溜走吗？"

沙风没有说话，而是紧紧贴着他。

火心尴尬地说："我明天回来。我知道现在情况有些变化，但我永远都需要你——需要你们，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灰条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这还用说，你这傻毛球。"

沙风含情脉脉地凝视着火心，低声说："你别忘了，我们也永远需要你，火心。"

炭毛站在金雀花通道出口处催促说："火心，走吧！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高石山——别忘了我没有你走得快。"

“来啦！”火心在灰条和沙风的脑门上各自舔了一下，跟着炭毛走进金雀花通道。他爬上沟沿举目回望，胸中充满豪情。那些日子即将过去，他将要面临新的挑战。

两只猫到达“四棵树”时，阳光还非常明媚，雾气早已散尽。每到月圆之夜，森林里四大族群都要齐聚在“四棵树”召开森林大会。

火心带着炭毛穿过风族边界进入高地。前方是茫茫荒野，身后是郁郁丛林。火心说：“但愿我们别撞见风族巡逻队。”

不久前，由于风、雷两个族群在丢失猎物的事情上起了争端，蓝星曾计划对风族发动攻击。为了避免那场战争，火心冒着背负叛徒骂名的风险，背着蓝星来风族寻求和解。虽然风族族长高星不想风、雷两族之间发生冲突，最后做出了妥协，但火心知道他为此事憋了一肚子火。

炭毛镇静地说：“他们不会阻拦我们的。”

火心不服气地说：“这也说不准，我们还是尽量避开他们吧。”

哪知他越是担心，事情就越是落到头上。他和炭毛刚刚爬上一处山丘，就看见坡下走来一支巡逻队。由于这只巡逻队处在下风向，火心事先没有嗅到他们的气味。

火心认得领头的那只猫名叫裂耳，看见老对头泥掌也在队伍里面，火心顿时心里一沉。巡逻队除了裂耳和泥掌之外还有一名学徒，火心不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他和炭毛只得等着巡逻队过来盘问，现在就是想躲也躲不开了。

泥掌脸上挂了一副凶相，但裂耳走到火心面前低头行礼说："你们好啊，火心，炭毛。你们怎么会在我们的领地里？"

炭毛上前一步，回答说："我们去高石山。"

火心看见这名风族武士对炭毛恭恭敬敬，感到非常欣慰。

裂耳知道除非遇到关乎族群命运的大事，否则，族群里的猫是不会去高石山向星族请求指点迷津的。于是他问："希望不是什么坏消息吧？"

炭毛神色痛苦地说："是最坏的消息，蓝星已于昨日亡故了。"

三只风族猫齐齐垂下头，就连泥掌的脸上也换上了肃穆的表情。裂耳说："她是一位伟大而高贵的族长，所有猫都会记住她的。"

他抬起头瞅着火心，眼睛里流动着好奇和尊敬的目光。他问："这么说，你现在是族长了？"

火心说："是的，我正要去接受星族赐予的九条性命。"

裂耳点了点头，仔细打量着他，说："你很年轻，但我相信你将成为一位优秀的族长。"

火心吃了一惊，结结巴巴地说："过……过奖了。"

炭毛帮他解围说："我们不能久留，去高石山还要走很远的路。"

"当然。"裂耳退后一步，"我们会把你们的消息告诉高星的。愿星族保佑你们！"

两只猫一口气奔出高地，站在山坡上俯视远方。山下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山坡上怪石嶙峋，荒草遍地，山下却是大片的农田和草坪，中间散落着两脚兽的巢穴，一条雷鬼路从原野上横穿而过。过了雷鬼路就是犬牙交错的山陵，灰蒙蒙的荒坡看上去阴森恐怖。火心咽了口唾沫，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了。

火心见炭毛瞅着自己，知道自己的心思瞒不过她，于是直言道：“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你看到那些风族猫的表现了，就连他们对待我的态度也跟以往不同了。”这种话除了眼前的这名巫医之外他是不会对别的猫说的——即使对沙风也不会。“好像所有猫都认为我理所当然应该品格高尚、机敏睿智，但我不是，我还和以前一样会犯错误。炭毛，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当好族长。”

“真是胡说八道。”炭毛的玩笑话让火心感到既惊讶又温馨，“当你犯错误的时候，我会及时告诉你的，相信我。”接着，她神情认真地说，“不管情况如何变化，我都是你的朋友。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猫，蓝星也不例外，关键是你要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要敢于展现真实的你。”她舔了一下火心的耳朵，“放心吧，火心，我们走吧。”

火心随着她爬下山坡进入两脚兽的农田。两只猫穿过精耕细作的田野，从巴利和乌爪居住的两脚兽巢穴外走过。火心一路留心，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没有见到这两个独行者让他感到有些遗憾。巴利和乌爪都是雷族的好朋友，乌爪还曾经和火心一起做过学徒。远方隐隐传来一声狗叫，火心想起不久前被恶狗追赶的凶险经历，随即感到不寒而栗。

两只猫沿着树篱一直走到雷鬼路边。他们俯下身子，身上的毛被怪物们飞驰而过卷起的风吹得蓬乱不堪，眼睛也被怪物身后喷出的浓烟刺得睁不开。

炭毛趴在火心身边，寻找过路的机会。火心感觉到她内心的紧张。很久以前，炭毛的腿就是在雷鬼路上被怪物碾残废的，那时她还是火心的学徒。一直以来，火心时常为自己没有尽到保护责任而感到愧疚。

他说：“等你准备好以后，我们一起过去。”

炭毛微微点了点头，火心估计她很害怕却不肯承认。过了一会儿，一只开着大灯的怪物呼啸而过，炭毛说了声“走”，立即瘸着腿奔上雷鬼路。

火心陪伴在她身边，心里狂跳不止。他拼命克制住想要飞奔而过的冲动，不把炭毛落在身后。远方又响起怪物的轰鸣声，不过他们终于有惊无险地跑进路对面的树篱里。

炭毛重重地舒了口气，说：“可算过来了！”

火心咕哝着附和了几声，不过他知道回来时还得再经历一次。

太阳渐渐落山了。火心对雷鬼路这一边的环境不大熟悉，因此当他们开始往山上爬的时候，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稀疏的草丛里偶尔传来猎物的声音，诱惑的香味引得火心口水直流，他真想停下来美餐一顿。

火心和炭毛走到最后一个山坡下。太阳已经被山峰挡住了，周围景物的影子越拉越长，地表也泛起了寒意。火心朝前望去，仅能依稀辨认出一块悬在半空的大石下方有一个四方形的洞口。

炭毛说："到'母亲嘴'了，我们休息一下吧。"

她和火心躺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眼看着最后一缕余晖融于夜幕中，天上开始出现闪烁的群星，凄清冰冷的月光如碎银般倾泻在广袤的大地上。

炭毛说："是时候了。"

火心又感到恐惧涌上心头，连腿脚都不听使唤了。他硬着头皮站起来，地上的石头有些扎脚，他忍着痛走到被各个族群称为"母亲嘴"的石洞前。

石洞内黑黢黢的。火心有过上次的经历，知道自己在里面无论把眼睛睁多大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到了月亮石所在的洞窟才能见到光亮。炭毛不像火心那么犹豫，她自信地迈出脚步。

她对火心说："跟着我的气味走，我带你去月亮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说话。"

火心着急地说："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

"到了月亮石后，躺下来将鼻子抵在上面。"炭毛的眼睛在月光下闪闪放光，"星族会催你入眠，使你在梦中与他们相会。"

火心有一大堆的问题想问，可是任何答案都不能帮助他克服心中的恐惧。他默默地随着炭毛走进漆黑的隧道中。

隧道缓缓而下，火心很快便分不清东南西北。有时隧道非常狭小，仅容他只身通过。他的心里扑扑直跳，努力搜寻炭毛的气味，生怕在这里迷路。

火心就这样摸黑走啊走，直到前方出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这才依稀辨认出炭毛的身影。隧道里的气味变得混杂起来，一股清新的冷风扑面而来。火心转了个弯，眼前变得豁然明亮。他眯缝起眼睛继续走，这时他们已到了隧道尽头处的洞窟中。

洞顶处有一道裂口，月光通过裂口射进来，直接照在洞穴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火心呼吸急促起来。他曾经见过一次月亮石，那种激动的感觉让他永生难忘。那块石头大约三尺高，顶部收窄使整个石头成为锥形。月亮石在月光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辉，犹如一颗坠落到地上的流星。它发出的白光照亮了整个洞窟，炭毛身上的灰毛也在它的光照下呈现出银色。

炭毛转身冲火心摆了摆尾巴，示意他躺在月亮石边。

火心不敢吱声，顺从地躺在月亮石前面，将头枕在爪子上，鼻子抵在月亮石光滑的表面。很快，从鼻尖传来的一阵寒意涌遍全身，他打了个寒战，看见月亮石里隐隐闪动着无数的星星。

他合上双眼，等待星族的召唤。

第四章　星族会赐给你力量

四下里漆黑一片，冷得出奇。火心从未感觉过这么冷，似乎体内所有的热量和活力都被吸走了。他的四肢痛得抽筋，感觉自己就像一座冰雕，稍有移动就会立刻化为碎片。

梦境并没有出现，既没有星族的身影，也没有他们的声音，只有冰冷和黑暗。火心惊慌起来，心想：事情肯定不对劲。

他壮着胆子将眼睛睁开一条细缝，但眼前的景象立刻使他睁大眼睛。他看到的不是深埋在地下的月亮石，而是一片草地，这里充满了潮湿的泥土气息。

火心撑着坐起身，发现自己竟然在“四棵树”的巨岩旁边。周围便是四棵巨大的橡树，夜空中横过一道绚丽的银毛星带。

他心想：我怎么到了这里？这就是炭毛所说的梦境吗？

他仰天而望，只见夜空变得异常清澈，他感觉银毛星带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低过，简直要贴在树冠上了。火心定睛细看，顿时热血上涌。

群星居然在移动。

它们盘旋着缓缓落下，来到了森林，来到了“四棵树”，来到他的面前。火心看得心里扑通直跳。

星族从夜空中走来。他们的爪子和眼睛都亮晶晶的，身上发出白色的光芒，散发出夜晚大自然的气味。

火心恭恭敬敬地趴在他们面前，既不敢唐突直视，也不愿移开目光，他想把这一刻永远留在脑海里。

那一刻漫长得犹如过了千百年，却又短暂得就像电光闪过。星族里所有猫都降临到地面。“四棵树”所在的盆地被他们带来的光照得明亮耀眼。他们把火心围在当中。火心发现距离他最近的一些猫竟然是那么熟悉。

“是蓝星！”他高兴得几乎要叫起来，“还有黄牙！”接着，他嗅到一股熟悉的幽香，他转过头，看见自己梦里时常见到的那个玳瑁色的身影、那张温

柔的脸庞。

“斑叶——噢，斑叶！”火心深爱的那名巫医来到了他面前。他快乐得想跳起来大吼大叫，可是他不敢破坏眼前这神圣的气氛，只得乖乖趴在地上。

“欢迎你，火心。”这个说话声似乎糅合了火心认识的所有猫的声音，但又像只有一只猫在说话，“准备好接受你的九条性命了吗？”

火心环视四周，却没有看见有谁在说话。他强作镇定地说：“是的，我准备好了。”

一只金黄色虎斑猫站起来昂首阔步地向他走来。火心认出他是狮心。狮心做副族长时火心还是一名学徒，他在一次和影族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在火心的记忆中，他是一名长老，可如今看上去却年轻力壮，光彩非凡。

火心倒吸了口凉气，说：“狮心！真的是你吗？”

狮心没有回答。他用鼻子触了触火心的额头，火心感觉自己就像触到了千年烈火万古寒冰。这种感觉让他很不舒服，但他没有向后退缩。

狮心低声说：“在这一条性命里，我授予你勇气，希望你能保卫好你的族群。”

一股能量如闪电般涌遍火心全身，他的毛一下子竖立起来，耳边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奔腾咆哮。他感到自己就像在打仗、在狩猎，只想撕开敌猫的皮毛，将牙齿插入猎物体内。

痛苦渐渐消失，火心变得虚弱不堪，身体不住地颤抖。如果这是他接受的第一条性命，那么他要受九次这样的罪。他想：这我怎么受得了？

狮心转身回到星族的队列中，另一只猫站起身走了过来。火心起初没有认出他，后来看见对方拖着一条火红的尾巴，这才想起对方一定是红尾了。火心从来没见过这位副族长，红尾死的时候火心不过是一只初入丛林的小宠物猫罢了。可是火心发现了红尾死亡的真相，并由此揭开了虎星的真面目。

红尾低头用鼻子触了触火心的额头，说："在这一条性命里，我授予你正义，希望你能辨别是非。"

火心随即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他紧咬牙关才没有叫出声来。痛苦过后，他气喘吁吁，仿佛刚刚一口气跑回营地。红尾凝视着他，郑重其事地说："谢谢你。若不是你，真相将伴随我的尸体永远掩埋地下。"

火心点头致意，红尾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这时第三只猫从行列里出来了。

这一次，当火心认出那只漂亮的母猫时，吃惊得下巴差点儿掉到地上。原来第三只猫竟然是灰条的爱侣银溪，这只河族母猫在难产中死去。只见她飘飘然地来到火心面前。

银溪说："在这一条性命里，我授予你坚贞不屈，希望你能在族群陷入迷惘时为他们指引方向。"火心不知道她指的是不是自己对灰条的态度。灰条违背武士守则，陷入与银溪的苦恋中无法自拔。火心一直对灰条不离不弃，千方百计使他看清自己所处的困境。

火心硬着头皮等待着又一次痛苦的折磨，但当这条性命进入他的体内时，他感到痛苦要比前两次轻得多。这是一种爱的暖流，犹如银溪一生的写照——对她的族群的爱，对灰条的爱，以及用生命换取的对两个孩子的爱。

银溪转过身，火心低声对她说："银溪！先别忙着走，难道你没有口信让我捎给灰条吗？"

但银溪没有再说话，她只是回眸凝望，眼睛里充满爱意和悲伤。此情此

景胜过了千言万语。

火心闭上眼睛，等待下一次生命的洗礼。第四只猫走上前，这回是雷族武士奔风。在一次外出执行巡逻任务时，他在雷鬼路边被虎星杀害。

奔风低头触了触火心的额头，说："在这一条性命里，我授予你无穷的精力，希望你能做一位尽职尽责的族长。"

随着这条性命进入火心体内，他感到自己在森林大地上急速奔跑，迎面的风将他的毛吹得贴在身上。这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奔跑，他感到任何敌猫都别想跑到自己的前面去。

奔风回到他的位置，第五只猫走过来。火心见了顿时万分欣喜，她是云尾的养母纹脸。虎星为了激发恶狗嗜（shì）血的欲望，将她残忍杀害并且抛尸在营地门前。

纹脸说："在这一条性命里，我授予你爱护，希望你能像母亲呵护孩子们一样悉心照顾你的族群。"

火心原以为这条性命会像银溪赐予的那条一样充满温柔和爱意，不料一股狂暴的感觉涌遍全身。他感到自己的体内充满了祖先虎族和狮族的全部愤怒，似乎要把所有恃（shì）强凌弱的恶霸打倒。接着，他产生一种惊慌和战栗的感觉，他知道这是母猫在拼死保卫孩子时的心理感受。他体会到纹脸是多么爱她的孩子们——包括她的养子云尾。

火心体内的怒火在减退，他想：我要把这种感觉告诉云尾。但他随即想起，仪式上的任何情况他都不能向别的猫透露。

纹脸回到星族的行列里，又一个熟悉的身影站了出来。火心认出对方竟然是迅爪，顿时感到羞愧无比。

他凝视着迅爪，低声说："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迅爪不满蓝星拒绝晋升他为武士，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去查找森林恶魔的真相，结果被恶狗杀害了。火心觉得当初应该更加努力地使蓝星回心转意，所以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可是此时的迅爪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的样子。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是他那个年龄所不应有的。迅爪对火心说："在这一条性命里，我授予你孜孜不倦的教诲，希望你能多为族群培育英才。"

这一次的生命洗礼让火心痛苦得几乎停止心跳。他感受到濒临死亡时的恐惧，眼前闪过血一样的红光。火心知道这是迅爪临死前的感受。

痛苦渐渐消失了，火心呼呼喘着粗气。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快要炸开了，再也没有力量接受剩余的三条性命了。

第七次轮到黄牙。她生前独立性强，是根硬骨头，她的作风让火心既钦佩又头疼。他想起那场大火过后奄奄一息的黄牙。尽管她为了使雷族免受灾祸，亲手除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断尾，但她仍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生怕死后不能升往星族。如今她站在火心面前，眼睛里充满了往日那种诙谐的目光。

黄牙宣布说："在这一条性命里，我授予你同情，希望你能怜老惜弱。"

火心知道逃避不过去，于是干脆闭上眼睛，真诚感受黄牙的勇气和忠诚。这条性命就如一道光射进火心体内：她的幽默、她的伶牙俐齿、她的慈悲心肠以及她的荣耀。火心对黄牙的了解又深入了一层。

火心睁开眼睛，低声说："哦，黄牙，我非常想念你。"

黄牙转身离去。第八只猫步态轻盈地朝火心走来，她的身上和眼睛里都星辉闪耀。是斑叶——火心初恋的那只玳瑁色母猫。自从斑叶死后，火心时常梦见她，她的音容笑貌从未像现在这么清晰。火心有满腹的衷肠想向她倾吐，因为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是那样短暂。

"斑叶——"

斑叶柔声说："在这一条性命里，我授予你爱，希望你能好好对待所有你关心的猫——尤其是沙风。"

这一次火心没有感觉到痛苦。那是一种春天般的温暖，那是爱的感受，同时，他也如同依偎在母亲怀抱中的幼崽一般，充满了安全感。他抬头凝视着斑叶，觉得自己别无所求。

斑叶眼睛中闪过一抹嘉许的神情，随后转身离去。火心既感到失望又觉得欣慰，失望的是他不能和斑叶倾诉衷肠，欣慰的是斑叶赞同他找到新爱。现在，他再也不必感到对不住斑叶了。

最后走上前的是蓝星，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到往日的苍老与消沉。她步态矫健，犹如一头威武雄狮，身上发出的炫目星辉，照得火心难以睁开双眼。

蓝星说："欢迎你，火心，我的学徒，我的武士，我的副族长。长久以

来，我都知道终有一天你将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族长。”

火心低下头，蓝星用鼻子触了触他的额头，接着说：“在这一条性命里，我授予你高尚的品格、果断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希望你能带领族群贯彻星族的意愿，遵行武士守则。”

火心刚刚才享受到斑叶生命的温暖，此时冷不丁地承受蓝星生命的痛苦，身子不由得颤抖起来。他感觉到蓝星的勃勃野心，抛弃孩子的痛苦，还有战斗时的凶猛。他感觉到蓝星在失去对族群的信心后那种深深的恐惧。注入火心体内的能量越来越大，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下这么多的能量了。就在他濒临崩溃的时候，这股力量开始减弱，好像狂风暴雨后的平静和欢愉。

会场上响起一声悠长的叹息。所有星族武士都站起身，蓝星站在会场中央朝火心摆了摆尾巴，示意他也站起来。火心晃悠悠撑起身子，他感到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生命活力，他的精神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蓝星宣布说：“恭喜你获得了新的名号，火星。你已经告别了过去，成为一位九命族长，领受星族的意志统治雷族。你要誓死保卫你的族群，照顾老弱病残，崇敬你的祖先，严格遵守武士守则，让每一次生命都充满自豪和尊严。”

就像森林里的族群庆贺学徒晋升为武士一样，星族武士们也都高声欢呼这位新族长的名号：“火星！火星！”

忽然，欢呼声减弱下来。火星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他看见蓝星的眼睛死死盯着他的身后，于是急忙转身，眼前的情景顿时让他失声大叫。

只见会场的另一边有一座数丈高的小山，这座小山竟然都是由白森森的骸（hái）骨堆起来的。这些骨头既有猫的，也有猎物的。一阵热风扑面而来，夹杂着腐肉的腥臭味。

火星急忙向左右张望，想知道星族怎么解释这件怪事，不料星族武士们忽然都不见了，会场上只剩下他和那座骨山。火星陷入了极度的恐慌，这时，他感觉体侧传来了阵阵暖意，这是种熟悉的感觉，他知道是蓝星站在身边。“四棵树”一片漆黑，只听蓝星在他耳边说：“大难就要临头了，火星，四个将变成两个，狮子和老虎之间发生大战，血将统治森林。”

说完这些话，她的气味和体温便消失了。

火星大声喊道：“等等！别离开我！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可是没有猫向他解释这个可怕的预言。骨山发出的白光开始变成血红色，骨头之间开始流出神秘液体。火星被吓得目瞪口呆。他想逃走，可四肢如立地生根一样不能挪动半步。四周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火星大叫：“不！”但森林里没有任何回应，只有血流的哗哗声。

第五章　噩梦惊醒

火星一惊，顿时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仍然躺在月亮石边。月光消失了，只有微弱的星光从洞顶处照进来。火星松了口气，但依稀能够嗅到梦里的血腥味，感觉到那黏稠滚烫的鲜血。

他心里扑通直跳，摇摇晃晃站起来。炭毛也站起来冲他晃尾巴。火星真想把梦里的情形讲给她听，但他记得不许在“母亲嘴”说话的禁令。他迫不及待地抢在炭毛前面冲出隧道。

火星循着自己留下的气味踪迹一路疾奔，觉得路程仿佛比进来时远了一倍，狭窄的隧道让他产生了一种被活埋的感觉。空气越来越沉闷，呼吸也渐渐不畅，无穷无尽的黑暗，似乎再怎么跑也看不到尽头。他仿佛掉进了充满血腥的黑暗陷阱，永远也不能自拔。

就在他快受不了的时候，前方豁然开朗。火星嗖的一下冲出地面。夜空晦暗，月亮在稀薄的云雾中穿梭。火星的爪子深深抠进泥土里，身子不住地颤抖。

过了一会儿，炭毛从洞口中跑了出来。她靠在火星身旁，帮助他稳定情绪。良久之后，火星的身体停止颤抖，呼吸也变得平稳了。

炭毛问：“发生什么事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仪式被打断了——我是通过那股血腥味判断出来的，可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炭毛摇了摇头，关切地看着火星，“告诉我，你拥有九条命和新名号了吗？”

火星点点头。炭毛舒了口气：“这就好，其他的事先别管了，我们走吧。”

火星累得挪不动脚步，但他一刻也不想在“母亲嘴”停留，摇摇晃晃地一步步爬下山。炭毛陪在他身旁，带着他找些容易走的路走，始终没有问他梦里的情景。

随着距离“母亲嘴”越来越远，火星嘴里的血腥味也渐渐减弱。不过他仍感到，就算自己连续洗一个月也洗不掉身上残留的血腥味。他筋疲力尽，走到一簇矮山楂树丛前重重倒在里面。

他说：我得休息一下。

炭毛伏在他身旁，默默地为他舔梳皮毛。火星几次想向她倾吐，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害怕这件事会吓着她——就算炭毛能解释蓝星预言的含义，可这也不过是多让一只猫为将来感到忧心而已。他还隐隐带有一丝侥幸心理，如果自己不说出来，这件事就有可能不会实现。这个梦是在诅咒他吗？意思是就算他当上了族长也于事无补？蓝星临死前曾说他就是拯救族群的那把火，如果神秘液体熄灭了火，族群又如何得救呢？火星在以往的梦中经常得到预示，因此他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这一次，竟然出现在自己的命名仪式上。

炭毛说：“如果你不想谈这件事，也没关系。”

火星的沉思被她的话打断，他将头贴在炭毛身上，缓缓地说：“请让我仔细考虑考虑，刚才……这件事刚刚发生。”他打了个寒战，继续说，“炭毛，我有个秘密，以前从来没有告诉过别的猫，可有时我在梦里能够看到未来。”

炭毛惊讶地说：“那太不寻常了。一般来说只有族长和巫医才能和星族进行交流，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通的武士也能在梦里得到预示呢。这种事情发生多久了？”

火星想起那个在森林里捉老鼠的梦，于是说：“我还在做宠物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梦了，但我——我不知道那些梦是不是来自星族。”毕竟，他在进入丛林之前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星族这回事。难道他们一直在关注他吗？

炭毛若有所思地说：“所有梦都是来自星族。那些梦经常变为现实吗？”

火星回答说：“是的，可有时实现的方式出乎我的意料。有的梦容易理解，但有的梦则含义颇深。”

“那么你在思考刚才做的梦的时候，应该有些心理准备了。”炭毛舔了他一下表示安慰，“记住，火心，你并不孤单。如今你已经是一族之长，会从星族那里得到很多信息，我可以帮你解释梦里的征兆，想说多少随你便。”

火星很感激她的善解人意，不过炭毛的话让他有些不适。也许他并不想和星族之间建立这种新的联系，他渴望能像从前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和灰条一起出去狩猎，或者待在巢穴里和沙风聊天。

“谢谢你的好意。”火星说着，吃力地站起来，“必要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话虽这么说，但其实他很怀疑炭毛到底能帮多大忙，他隐隐觉得这件事他不得不独自面对。火星长叹了口气，说：“我们上路吧。”

火星归心似箭，但他的体力早已消耗殆尽。自从发现那群恶狗，他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几乎没有吃东西，睡得也很少，这次到月亮石接受九条性命更是经历了非比寻常的痛苦，再加上梦里见到的恐怖情景，火星几乎心力交瘁。

他越走越慢，心里也越来越忐忑不安。走过巴利居住的农田时，炭毛顶了顶他，说：“够了，火星，作为你的巫医，我建议你好好休息一下。我们去看看巴利和乌爪是否在家。”

“好主意。”火星确实撑不住了。

两只猫小心谨慎地接近两脚兽的谷仓。火星本来担心两脚兽会把拴狗的链子松开，但这里基本上没有狗的气味。随着猫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火星看见一只健壮的黑白色公猫从谷仓门下的裂缝中钻了出来。

于是他招呼说：“巴利！看见你真好。这位是我们的巫医炭毛，你认识吗？”

巴利点点头，说：“很高兴看到你，火心。”

炭毛纠正说：“是火星，他现在是雷族族长了。”

巴利吃惊地睁大眼睛，说：“恭喜恭喜！不过，这也说明蓝星一定亡故了，真遗憾。”

火星说：“她仍像活着时一样保护她的族群。”

“我猜其中必有故事，”巴利说着，转身回到谷仓，“乌爪必定想听听。进来吧！”

谷仓里十分暖和，充满了干草和老鼠的气味。老鼠发出的沙沙声在火星的耳朵里简直犹如仙乐飘飘，火星脑子里想的都是美味。

他咽了下口水，说：“软和的铺垫可供睡觉，伸伸爪子便有吃不完的猎

物。最好别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雷族猫，否则他们都要来当独行者了。”

巴利咯咯一笑，喊道：“乌爪，快出来瞧瞧谁来了。”

随着一声欢快的叫声，一个黑色的身影从干草垛里蹿了出来。乌爪曾经是雷族的一名学徒，当时只有他知道红尾死亡的真相——他是被乌爪的老师虎星杀害的。虎星曾试图杀乌爪灭口，幸亏火星为他找到了一个新家。对乌爪来说，做一名独行者要比做武士逍遥自在得多，不过他也从未忘记过生他养他的族群。对雷族来说，乌爪是个忠诚可靠的伙伴。

当乌爪从巴利嘴里得知雷族的消息后，神情悲伤地说："这么说蓝星已经亡故了，我永远怀念她。"

巴利安慰了他几句，火星见了这种情形，猜想这么长时间巴利和乌爪一定相处得很好。

乌爪感激地瞅了巴利一眼，站起来对火星说："你现在是雷族族长了，星族选了一位好族长。"他把火星和炭毛引到谷仓的另一边，"你们想吃点儿东西吗？"

炭毛回答说："想得不得了。"她带着征询的目光看着火星，说："需要我帮你捉些猎物吗？"

火星尽管疲惫不堪，但他还是摇了摇头。一位优秀的族长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那还像什么话！他站起身听了一会儿，听到干草垛里传出轻微的沙沙声，于是俯下身子摆出狩猎姿势。他通过听觉认准猎物的位置，然后跳过去一口咬住。

火星衔起猎物走回伙伴身边，心里暗暗羡慕乌爪的美好生活。这里的老鼠比森林里的不止大上一倍，而且谷仓里光线昏暗，有利于狩捕。火星三两口便将老鼠吞进腹中，感觉体力渐渐恢复。

乌爪说："再多吃些，这里的老鼠多得是。"

火星和炭毛盛情难却，于是敞开肚皮大吃一通。吃饱肚子后，他们把雷族最近发生的事向两名独行者娓娓道来。

乌爪和巴利凝神倾听，当他们听到恶狗的事情时，都震惊地睁大眼睛。

乌爪说："我知道虎星很残忍，可我没想到他居然妄图把整个族群都毁灭掉。"

巴利说："你们现在必须阻止虎星，别让他再为祸丛林。"

火星点点头，犹豫了一下，然后坦白说："可没有蓝星指点，我感到无从下手，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一团漆黑，而且——而且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他没有把族长仪式上发生的意外明说出来，但炭毛同情的目光告诉他，她知道自己心里想什么。

炭毛说："记住，整个族群就是你坚强的后盾，大家不会忘记是你和蓝星把我们从恶狗的威胁中救了出来。"

“也许他们对我期望过高了。”

炭毛立刻提高嗓门喊道：“胡说八道！他们知道你将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族长，他们会和你并肩战斗到最后一息。”

乌爪凝视着火星说：“我也是。”他见火星扭头看着自己，不由得有些不好意思，“我知道我不是武士，但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尽管开口好了。”

火星感激地说：“谢谢你的好意，乌爪。”

乌爪问：“我能去营地一趟吗？我想去蓝星的坟前向她表示一下敬意。”

火星说：“当然可以了。蓝星授予你自由出入雷族领地的权利，现在没有理由改变这一点。”

乌爪低头行礼说：“谢谢你。”当他重新抬起头时，眼睛里充满了敬意，“火星，你曾经救过我的命，我永远都报答不了你的大恩。如果虎星再找你们麻烦的话，我会很荣幸与雷族武士们一起同他拼个你死我活。”

第六章 火星归来

火星和炭毛顺着山坡走近营地时，天色已经大亮。他们在巴利和乌爪的谷仓内一觉睡到太阳升出地平线才起来，离开之前他们又美美享用了一餐老鼠肉。噩梦的恐惧从火星的心头渐渐消散，他现在只想早点儿回到营地。

这位新族长和炭毛从金雀花通道走出来时，最初并没有引起别的猫注意。白风和蕨毛正坐在荨麻丛边吃东西，有三名学徒在他们的巢穴外打闹。火星瞅见自己的学徒黑莓爪，不由得暗暗提醒自己，一定要尽快将黑莓爪的训练提上日程。虽然他事务繁忙，但没有理由荒废学徒的学业——毕竟，蓝星当族长时就曾孜孜不倦地对他进行教诲。

火星正要朝白风走去，忽听有猫在大喊他的名字，转头一看，蜡爪正从长老巢穴向他跑来。蜡爪兴奋地喊道："火心——不，是火星！你回来啦！"

他的吵闹声惊醒了族里其他猫，大家都奔过来围住火星，呼喊他的新名字，欢迎他回来。火星想和大家像往日一样平易相处，但他注意到，众猫在看他时眼睛里都带有敬畏的目光。他心里一痛，知道自己和族里的其他猫之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香薇爪睁大眼睛问："你真的见到星族了？"

火星回答说："真的见到了，可我不能谈论仪式上的任何事。"

香薇爪并没有显得失望，她忽闪着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崇敬的目光。她转头对尘毛说："我敢打赌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族长！"

尘毛说："那就最好了。"尽管他与火星不合，但他很爱香薇爪，不忍心和她争论。尘毛恭敬地向火星点了点头，火星知道他忠诚于武士守则，必定会支持自己的。

灰条从猫群中挤过来说："看见你回来真好。"看样子灰条已经从惊惶的情绪中恢复过来了。他友善而同情地对火星说："你看上去就像一只死了一个月的狐狸，是不是很辛苦啊？"

火星小声说："的确很辛苦。"云尾听见他的话，大声说："你就是因为相信那些古老传统，才认为不从这里到高石山来回折腾那么一趟就当不了族长。其实在我看来，你早就证明自己是一位合格的族长了，火星。"

火星瞪了他的外甥一眼，虽然云尾对他忠心耿耿，而且很尊重他，但他仍然为云尾的固执己见感到头疼。他真想把昨晚的情景告诉云尾，好让他不要再有这种亵渎（xiè dú）星族的念头，可是火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嘘！古老的传统都是有道理的。"夺面走过来，舔了一下云尾的耳朵，"我们都在星族的关注下生活。"

云尾温柔地舔了舔夺面的那侧伤脸。火星怒火顿熄。虽然夺面的容貌被严重毁坏，但云尾仍对她不离不弃。火星很欣赏云尾这份坚贞不渝的感情。他的这个外甥也许时常头脑发热，喜欢制造点儿麻烦，对星族也不那么恭敬，但是他把夺面从死亡线上硬生生地拉回来，并且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

群猫渐渐散去，火星瞅了眼白风。白风向火星表示完祝贺后便一直站在

旁边等着和火星说话。

火星问："营地里的情况怎么样？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有什么麻烦事吗？"

白风报告说："一切都好。我们巡逻了整个领地，没有发现恶狗和影族活动的迹象。"

"很好。"火星瞧着地上堆满的猎物，说："看来大伙儿干得不错啊。"

白风说："沙风带领一支巡逻队出去了，鼠毛和蕨毛去训练学徒了，黑莓爪的狩猎技巧很熟练，我都数不清他捉回猎物的数目了。"

火星说："很好。"听到自己的学徒得到白风的夸赞，他当然很高兴，不过一想到虎星的儿子越来越能干，他又感到很不安。虎星也是一名优秀的狩猎者，可他还是一个凶手和叛徒。

炭毛走过来说："我回巫医巢穴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你还记得在月亮升起前你要指定一位副族长吧？"

火星点了点头。虽然其他的事情更为紧急，但他现在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副族长的人选。蓝星便因为虎星的背叛而没有及时指定火星为副族长，以至于火星的副族长仪式被推迟了一天举行，这是史无前例的。当时雷族陷入了恐慌，害怕星族为此发怒，火星的这个副族长也因此变得不那么名正言顺了。他决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火星目送炭毛一瘸一拐地离开，忽然想起，到目前为止还有两只猫没来向他表示祝贺。一个是黑条，这不奇怪。另一个却是沙风，这让他感到很苦恼。难道自己做了什么惹她生气的事了？

火星一转头，看见沙风竟然就站在不远处望着他，脸上的神情有些异样。两只猫目光刚一相接，沙风立刻瞅向别处。

火星走过去问："沙风，你没事吧？"

"我很好，火星。"沙风垂头看着地面，没有直视他，"你回来就好。"

现在火星敢肯定，情况不对劲。一路上他都希望能回家和沙风躺在武士巢穴里聊天谈心，可如今他不能再那么做了。从现在开始，他将独自住在高岩下的族长巢穴里。

想到这里，他顿时反应过来，原来沙风是为了这件事不搭理他啊。"别傻了。"火星深情地贴在她的面颊上，"我仍然是原来的我，一切都没有变。"

沙风固执地说："一切都变了！你现在是族长。"

火星宽慰她说："而你仍然是族里最能干、最美丽的猫。在我的眼里，你是唯一的。"

沙风说："可你……你现在变得遥不可及。炭毛和你的关系才是最密切的，你们都知道星族的秘密，而普通武士们根本无从得知。"

火星回答说："炭毛是我们的巫医，而且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但她不是你，沙风。你知道最近我一直忙于处理族里的事务，尤其是虎星招来了那群恶狗之后，可过几天我们就可以一起外出狩猎了，就像过去那样。"

沙风的脸色缓和了些，眼神不再显得彷徨（páng huáng）。她说："你需要派一支夜班巡逻队。我能带领几只猫出去吗？"

火星不忍心打消她的工作热情，说："好主意。你们去太阳石那里检查一下，看看河族有没有故技重施。"现在雷族的老族长亡故，那位野心勃勃的河族族长很可能会来趁火打劫。

"好的。"沙风奔向荨麻丛，蕨毛和长尾正在那里吃饭。蕨毛又叫上他的学徒褐爪，四只猫一起走向金雀花通道。

火星迈步朝族长巢穴走去。他仍然感到很不习惯，在他心里，躺在武士巢穴的苔藓窝里要比孤零零地待在石洞里舒服得多。突然，他听见身后有猫在喊他的名字，一转头，看见灰条正急匆匆地跑过来。

"火星，我想对你说……"灰条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神情有些尴尬。

"出什么事了？"

"唉，"灰条迟疑了一下，咬了咬牙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打算让我当副族长，可我不要你这么做。我知道自己刚回雷族时间不长，有些猫还不信任我。如果你选其他猫做副族长，我不会介意的。"

火星心中十分难过。在他眼里，灰条是副族长的最佳选择，他希望能有这么一个副族长追随在身边，同他并肩战斗。可灰条刚离开河族不久，现在就让他做副族长确实不大妥当。尽管火星相信灰条对雷族忠贞不贰，但他仍需做出些成绩来才能让别的猫接受他。

火星斜过身子和灰条对触了下鼻子，说："谢谢你，灰条，很高兴你能体谅我的难处。"

灰条耸了耸肩膀，更加不好意思了。“我只是不吐不快罢了。”说着，他转身跑进武士巢穴。

火星心潮起伏。他抖了抖身体，走到族长巢穴外，听见里面有响动。火星走进去，看见族里年纪最长的学徒刺爪正在忙活。刺爪听见有猫进来，猛然转身。

“嘿，火星！”他叫喊道，“白风让我给你弄些新的铺垫——还有些猎物。”他朝石壁边晃了晃尾巴，只见那里摆放着一只兔子、一堆厚厚的苔藓和干草。

火星说：“看上去很不错，刺爪，谢谢你——代我向白风说声谢谢。”

刺爪低头行礼正要离开，火星叫住他。

火星说：“提醒鼠毛明天来找我谈谈。”鼠毛就是刺爪的老师，“我们该考虑一下你的武士命名仪式了。”他心想：这个仪式已经延迟得太久了。刺爪表现得很能干，如果不是在蓝星那里遇到阻碍，他早在几个月前就能成为武士了。和他一批的还有迅爪和夺面，他们中没有一个能有幸参加武士仪式。

刺爪顿时兴奋得两眼放光。“是，火星！谢谢你！”刺爪说着，兴冲冲地跑了。

火星躺进苔藓窝里，吃了几口兔子肉。虽然白风想得很周到，特意更换了巢穴里的铺垫，但火星仍觉得这里到处都有蓝星残留下的气味。也许这种气味会一直有，这倒也不是件坏事。每当想起蓝星领导族群所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气时，火星便会感受到想念她的痛苦。她留在这里的气味多少会给他些安慰。

夜色渐渐凝集，将巢穴笼罩在黑暗中。火星加入雷族以来，他还是头一次感到这么孤独：没有睡在身旁的猫传来的体温，没有朋友们的交谈，没有鼾声和睡梦中翻身的声音。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但他随即对自己说这些都是愚蠢的念头。他还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这个决定将对族群的未来影响深远。

火星寻思自己该睡上一觉，去梦里问问斑叶谁是副族长的合适人选。于是他合上双眼，不一会儿，他嗅到斑叶的气味。但四周漆黑一片，他看不到斑叶的身影。

斑叶轻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哦，不，火星，这件事应该由你自己来决定。"

火星叹了口气，睁开眼睛，他大声说："好吧，斑叶。我自己决定好了。"

灰条不可能当副族长，这是显而易见的事。灰条的通情达理使火星不至于在这件事上为难，对此他深表感激。他把心思转到其他猫身上。这位新的副族长应该经验丰富，对族群忠心耿耿。

沙风勇敢而机智，指定她做副族长是表明他看重她、需要她的最佳方式。但他不该假公济私，况且，武士守则规定副族长的首要条件便是收过学徒，沙风从没有收过学徒。想到这一层，火星不由得暗暗难过。因为沙风之所以没能当上老师都是他的错，他把沙风撇在一旁，而把褐爪交给蕨毛。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沙风，因为做虎星孩子的老师是一件危险的事，虎星有可能会因此对孩子的老师下毒手。为了这件事，沙风很长时间都不能原谅他。他希望沙风永远都不会发现由于自己以前的错误，使得她现在做不成副族长。

不过话又说回来，沙风真的是合适人选吗？难道没有别的猫比她更有资格吗？白风经验丰富有智慧，而且勇敢。蓝星指定火星做副族长时，白风没有丝毫怨言，换成别的猫绝对做不到这一点。而且白风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他，每到关键时刻，他总是向白风征询建议。没错，白风老了，但他仍然身强体壮、行动灵活，现在距离他加入长老行列的时间还早着呢。

蓝星也会赞同这个决定的。在她生前最后的日子里，白风一直勤勤恳恳地陪在她身旁。

火星暗想：是的，就让白风做新的副族长。他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剩下的事就是等待向大家宣布这个决定了。

火星把剩余的兔子吃进肚内，躺在窝里打了个盹儿。他生怕误了时辰，不敢睡得太沉。月亮终于升起来了，月光照进石洞中。火星站起身，抖了抖身上的苔藓，然后迈步走出巢穴进入空地。

一些猫已经聚在空地边等待火星宣布任命。沙风带领着夜班巡逻队也赶了回来，此时正在吃东西。火星冲她晃了晃尾巴，但没有过去说话。他跳上高岩喊道："所有年龄够大，能独自狩猎的猫到高岩下集合，参加族群会议。"

大家有的从巢穴里，有的从营地边的阴暗处走了出来。黑条走到距离高岩不远的地方坐下来，将尾巴盘过来盖住爪子，脸上挂着一副不屑的神情。蕨毛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跟着他走过来，在他旁边找了个位置坐下。

黑莓爪从学徒巢穴里走出来，火星忍不住猜想他是否会过去找黑条。结果黑莓爪和妹妹褐爪都留在猫群边，他们一齐向高岩望去，尾巴来回摆动。鼠毛从褐爪身边经过，训斥了她几句，只见褐爪生气地转过头去，似乎她们为什么事发生过争执。火星知道褐爪天性聪颖，而且很自信，难免会时常顶撞一些经验丰富的武士。

沙风和灰条坐在高岩边，旁边是云尾和夺面。一些长老晃晃悠悠地走到空地正中央坐下。

火星看见白风从荨麻丛那边走过来，丝毫不知道自己将要成为新的副族长。白风和香薇爪、蜡爪简短说了几句话，然后才在高岩旁找了个地方坐下。

火星咽了口唾沫，紧张地说："是任命新的副族长的时候了。"他顿了顿，感到此时蓝星就站在他身边，他回想着蓝星通常在仪式上说的话，朗声道："我在星族面前宣布这项任命，让祖先见证我的选择。"

这时，所有猫都仰头望着他。他低头俯视着下面一双双闪亮的眼睛，从中看到了兴奋与期待。

火星大声说："白风将成为雷族新的副族长。"

那一刻，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白风仰起头，脸上显出又惊又喜的样子。火星喜欢看他吃惊的表情，白风从未想到过自己居然被指定为副族长。

他缓缓站起身说："火星，雷族的各位同胞们，这项荣誉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以星族的名义发誓，我将尽我所能为你们服务。"

白风说完这一番话后，猫群中渐渐响起吆喝声和欢呼声。"白风！"大家都围过去向他表示祝贺。火星知道自己的决定得到了族群的高度认可。

他站在高岩上，顿时觉得未来一片光明，心里充满了自信和温暖。他得到了九条性命，有了一位最优秀的副族长，率领着一群同甘共苦的武士。恶狗的威胁已成为过去，火星相信他们很快就能把虎星逐出丛林。

就在他要跳下高岩去向白风表示祝愿的时候，恰好瞥见黑条既没有说话，也没有活动，只是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冷冷地望着自己。

火星顿时想起了族长仪式上的可怕情景，想起了阴森森的骨山和从骨山里涌出的神秘液体。蓝星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四个将变成两个，狮子和老虎之间发生大战，血将统治森林。”

火星仍猜不透这个预言的真实含义，但这些话是通向厄运的阶梯。火星看着黑条凶狠的目光，似乎看到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滚滚乌云。

第七章　我能信任你吗？

火星走在松林里，感到身上冷飕飕的。天空中布满了乌云，不知将要下雨还是下雪。那场大火在松林这里烧得最凶，因此地面上积了厚厚的炭灰，新长出的植物随着秃叶季的到来再次凋零。

火星让昨天刚刚上任的白风守在家里处理族中事务，自己则独自出来溜达，顺便视察一下边界的情况。他想给自己留些空间和时间，以便能逐步适应族长的身份，认真考虑族群的未来。有时他感到自己被星族任命为族长是件了不起的事，可他知道这份责任并不轻松。蓝星的死给他造成的伤痛久久不能抚平，而且他担心虎星下一步会干出别的坏事。近来雷族没有在领地里发现影族的踪迹，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了，可火星不敢麻痹大意。他知道虎星不把敌猫打倒誓不罢休，而且自己当上雷族新族长的消息无疑会进一步增强虎星复仇的决心。

火星走到两脚兽的地盘边，朝公主居住的花园内望去，想看看她有没有从两脚兽的巢穴里出来。可是花园里没有公主的影子，他嗅了嗅空气，也只嗅到她淡淡的气味。火星沿着树林边一路行走，走到他很少去的地方，认出那个很久以前他做宠物猫时居住过的两脚兽的巢穴。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火星跑过树林和花园之间的空旷地带，跳上围栏。

火星望着花园内的草坪，心头涌起儿时的回忆。他想起那次蓝星身患绿咳症，他曾来这里采过猫薄荷。火星看见这里仍然长着成簇的猫薄荷，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这时，两脚兽巢穴内的动静吸引了他的目光，他看见老主人从窗户前走过。火星忽然想知道自己离开这些两脚兽去森林生活后，它们是什么感受。他希望老主人不会为他担忧。它们将他照顾得很好，火星十分感激。他真想把森林里的故事告诉它们，让它们知道自己是如何履行星族为他安排的命运的。但他知道那些两脚兽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

他后腿弯曲，正要从围栏跳下去回森林里，这时，旁边的花园里闪过一个黑白色的影子。火星凝目远望，看见了他做宠物猫时的老朋友斯玛。斯玛还像以前那么臃肿肥胖，脸上挂着心满意足的表情。斯玛正和一只漂亮的棕色母猫说话，火星不认得她。由于距离太远，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火星正要打招呼，忽然意识到如果他们看见这么一位不速之客肯定会被吓坏的。他曾经和斯玛在丛林里相遇，那一次差点儿把斯玛的魂儿吓飞了，后来火星自报姓名，斯玛才认出他来。他们如今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

这时，开门声打断了火星的沉思。他沿着围栏走到灌木丛里躲了起来，他的一位老主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大声呼唤。那只漂亮的棕色母猫立刻和斯玛道了声再见，从两处花园之间的围栏下钻过去跑到两脚兽身边。那只两脚兽抱起她，在她身上爱抚了几下，然后走进屋里。

火星这才明白：原来她是它们的新宠物猫！随着关门声响起，那一瞬间火星还真有些忌妒呢。那只小母猫肚子饿了张嘴就吃，不必先去捉猎物；她还有个温暖的窝，不用在无数次的战斗中面对死亡的威胁。她有斯玛和其他宠物猫好朋友，还能得到主人的疼爱——这些都是火星进入森林前所享受到的。

可同时，她永远不知道学习武士技能时所获得的满足，不知道和朋友们并肩战斗时的乐趣。她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武士守则，不知道按照星族的意愿生活的意义。

火星默想：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仍然会不改初衷。

忽然，他听见围栏下响起爪子蹭地的声音，火星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一个棕色的身影快速闪了一下。他转过头，发现自己和黑莓爪面对面。

两只猫大眼瞪小眼，过了好一会儿，火星才缓过神来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从营地跟踪你的气味来到这里，火星。我……我想知道你要去哪里，而且我还想练习一下自己的追踪技能。"

"嗯，营地距离这里很远，看来你的追踪技能还不错。"火星不知道他该不该冲这名学徒发火。黑莓爪未经允许不应该跟踪他，可他又不得不佩服这名学徒的技能。同时火星也感到有些羞愧，他站在围栏上偷窥两只宠物猫时

竟然被黑莓爪逮个正着。火星做学徒时就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次是虎星监视他，发现他和斯玛说话。虎星回去后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向蓝星报告，并且大做文章来影射火星对族群生活怀有二心。

这时，黑莓爪从原先的慌乱中渐渐稳定下来。火星发现他竟然在打量自己。那是机智的目光，流露出对火星的尊敬。火星坚信，如果黑莓爪能够从他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武士。可是虎星仍然生活在这片丛林中，黑莓爪能死心塌地地忠于雷族吗？

火星突然脱口而出："我能信任你吗？"

黑莓爪并没有生气，而是神情凝重地看着火星，反问道："我能信任你吗？"说着，他朝花园的方向扭动了一下耳朵。

火星原本不想在学徒面前评价自己。黑莓爪没有资格向他的老师——如今还是族长的火星提出疑问，但火星十分佩服这种大胆提问的精神。

他深吸了口气，郑重地说："你可以信任我。我选择了告别宠物猫的生活，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将族群放在首位。"说到这里，他决定让黑莓爪多了解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于是他又说："但我并不是头一次来这里。有时我来看望我的姐姐，时而还会问自己，如果我当初留在这里，生活会变得怎样。不过我知道我的心在雷族。"

黑莓爪微微点头，似乎对火星的答案颇为满意。他说："我知道忠心遭到质疑是什么滋味。"

尽管火星知道怀疑黑莓爪的不仅他一个，但他心里仍忍不住产生了一丝愧疚。他问："你和其他学徒们相处得怎么样？"

"他们都很好。可我知道有些武士不喜欢我和褐爪，这都是因为虎星是我们的父亲。"

黑莓爪通情达理的话让火星更加感到不好意思。他寻思：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战斗时奋不顾身，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惜伤害敌猫——甚至我们的同胞。

他小心翼翼地问："你能想开吗？"

黑莓爪眨了眨眼睛，说："我知道自己对雷族忠心耿耿，有一天我会用行动来证明的。"

这些话没有吹嘘的成分，而是一种冷静的决定。火星知道自己可以相信黑莓爪。他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拜访两脚兽地盘的事告诉学徒，因此他的学徒对他也开诚布公。火心意识到他该向黑莓爪表示一下自己的信任。

他问："褐爪怎么样？"

"嗯……"黑莓爪迟疑了一下，显得有些心烦意乱，"她有时很不开心——不过那也只是她的表达方式罢了。其实她是一只忠诚的猫。"

火星注意到黑莓爪不愿多谈他的妹妹，于是说："她的确是。"火星还需要对褐爪做进一步的观察，以确认她能否成为一名合格的雷族武士。这件事必须和褐爪的老师蕨毛多谈谈。

火星看着自己的学徒，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意。他说："天黑前我要把边界巡视一遍，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黑莓爪眼睛一亮，说："我能去吗？"

"当然可以。"火星从围栏上跳下，"路上我们还能进行一些训练。"

黑莓爪兴高采烈地说："太棒了！"

他们一起离开这里，向森林走去。

火星站在雷鬼路边，鼻子里嗅到从对面影族领地飘过来的气味。他想：虎星在哪里？他有什么计划？下一步会怎样行动？

就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天空中落下了白色的碎片。"下雪了！"火星仰起头，天空更加阴沉。这时，黑莓爪发出一声惊叫。火星转头看见一片雪花落在他的鼻子上渐渐融化。黑莓爪伸出粉红的小舌头舔了一下，那片雪花立刻消失了，他顿时惊奇地睁大眼睛。

他问："这是什么，火星？这东西可真凉！"

火星乐得呵呵直笑，回答说："这是雪。只有秃叶季才会下雪。如果雪一直下，就会把整个森林都覆盖住。"

"真的？可它们这么小！"

"只要下得多，自然就盖住了。"

雪花越飘越大，地上的积雪也渐渐变厚，几乎盖住了雷鬼路对面的树林，掩埋了影族的气味。尽管怪物们吼声震天，但它们移动得十分缓慢，似

乎大雪遮挡了它们的视线。

火星知道这场大雪会带来更多的难题。猎物要么冻死，要么躲进深深的地洞里。族群要获取食物会变得更加困难。

黑莓爪睁大眼睛看着漫天雪花，试探性地伸出一只爪子去拍打。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兴奋地跳啊叫啊，似乎想捉住每一片将要落地的雪花。

火星看着学徒天真可爱的样子，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温馨的感觉，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难道虎星小时候就没有像这样快乐地追赶过雪花吗？如果他也曾这样玩耍过，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失去了这份童趣，开始变得只关心权力了？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火星知道，无论是虎星，还是他自己，都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他们都在按照星族安排的命运生活，迟早有那么一天，他们会一决高下。

第八章　幼崽中毒

火星和黑莓爪回到营地的时候，大雪已经停了。乌云散尽，太阳又露出了笑脸。两只猫嘴里都衔着猎物，火星看到了学徒的狩猎技能，对他狩猎时的专注和娴熟尤为赞赏。

他们刚走到沟沿边，就听见背后传来呼喊声，火心转头看见灰条从灌木丛里跑了出来。

“喂。”灰条赶上来，大口喘着粗气。他瞧见他们的猎物，顿时睁大了眼睛：“你们比我的运气好，我连只老鼠都没捉到。”

火星宽慰了他几句，朝金雀花通道走去。他瞅见小栗爬到山沟另一侧的陡坡上。柳带一共有三个孩子，小栗是其中最爱冒险的一个。让火星惊奇的是，小栗居然和黑条在一起，黑条正低头对她说着什么。

火星喃喃自语：“奇怪，黑条以前对幼崽们总是凶巴巴的，他到底在搞什么鬼?”

就在他犯嘀咕的时候，灰条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从他身边冲了出去。地上积雪松软，灰条奔跑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只见小栗腿脚发软，身子倒在地上。灰条大吼一声：“不!”随即向黑条扑过去。黑条抬腿反踢，灰条侧身避开，一口咬住对方的喉咙不松开。

“怎么了?”火星急忙放下猎物奔下山坡，黑莓爪紧跟在后。火星绕开正在扭打的两只猫，跑到小栗身边。

小栗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双目圆睁，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口角处有泡沫。

火星急忙对黑莓爪喊道：“快去叫炭毛!”

黑莓爪接到命令撒腿就跑。火星低头匆匆检查了一遍，小声说：“没事的，炭毛就快来了。”

小栗张着嘴，火星看见她的嘴里有些嚼烂的浆果，汁水的颜色将她的牙

齿都染红了。

他失声叫道："死亡浆果！"

只见他前方的一道石缝中长着一簇黑叶灌木，上面结了许多猩红色的浆果。火星记得许久以前炭毛曾阻止云尾吃这种死亡浆果，并且告诉他这些浆果的毒性是如何的大。黄牙就是用死亡浆果毒死了她的亲生儿子断尾。火星亲眼看见，这些浆果的毒性发作得又快又强。

火星尽力把小栗嘴里的浆果往外抠，可这只小猫心里害怕，肚子疼得在地上翻腾，根本不配合他。火星忙活了一阵，看见小栗的头来回摆动，身体的抽搐也平稳下来，心中的惊慌这才稍减了几分。灰条和黑条仍在那里打得难分难解，但火星的心思都放在小栗身上，几乎听不到他们的打斗声。

片刻之后，炭毛来到他身边。他松了口气，飞快地说："是死亡浆果！我已经从她嘴里抠出了一些，但……"

炭毛和他换了一下位置。她放下嘴里的药草，说："很好，扶着她，让我看一看。"

在两只猫的帮助下，小栗的抽搐减弱了。炭毛抠出她嘴里残留的浆果，然后嚼了些药草喂进她的口中，说："咽下去。"随后她向火星解释说："这是蓍（shī）草，能治她的病。"

小栗的喉头一阵涌动，随即开始往外呕吐。火心看见她的呕吐物里有药草叶子，还有些吃进肚内的浆果。

炭毛舒了口气，说："好啦，这就好，你不会有事的，小栗。"

小栗躺在地上喘着粗气，身体瘫软，双目紧闭。火星见了着实心疼。

他小声问："她会死吗？"

还没等炭毛回答，就听营地门口传来呼叫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哪儿？"只见柳带在黑莓爪的引领下狂奔而至。她趴在小栗身旁，惊叫道："出什么事了？"

炭毛解释说："她误食了死亡浆果。不过我已经把她腹内的浆果都弄出来了。我们把她抬进巫医巢穴，我要观察一段时间。"

柳带心疼地舔了舔小栗身上的毛，小栗开始有了微弱的呼吸。她不会死的，但火星从炭毛焦虑的神情中看出，小栗仍然处在危险中。

直到此时火星才有时间喘口气。他转头寻找灰条，看见在不远处灰条正压在黑条身上，一只爪子按住对方的脖子，另一只爪子则按住对方的腹部。黑条有一只耳朵在流血，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徒劳地挣扎。

火星问："这是怎么回事？"

灰条厉声喝道："别问我。"火星还从未见过好朋友发这么大的火。"你问问这个……这个浑蛋，问他为什么要对一只幼崽下毒手！"

火星说："毒手？"这个罪名太出乎他的意料，一时间他愣在那里。

灰条说："没错，去问问他为什么要给小栗吃死亡浆果。"

黑条冷冷地说："你这蠢货，我没有喂她吃浆果，我是在阻止她吃浆果。"

灰条火冒三丈地说："还想狡辩，我都亲眼看见了。"

火星仔细回想了一下当时的情景，不情愿地说："让他站起来。黑条，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黑条站起来抖了抖身子。火星看见他的侧腹上被灰条抓出了好几道口子。

黑条说："我回营地时，发现这个小笨蛋在往嘴里塞死亡浆果，我刚要去阻止她，这个傻猫就向我扑过来了。"他怨恨地瞪了灰条一眼，"我为什么要对一只幼崽下毒手？"

灰条吼道："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黑条讥讽道："当然喽，我们知道高贵的火星将会相信谁的话！现在别指望雷族里还有公正可言。"

尽管火星知道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仍感到很不快。在他的眼里，无论什么时候灰条都比黑条可信，但他必须确定灰条没有弄错。

于是火星说："我现在不忙下结论，等小栗醒来后，她会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们的。"

他说完这句话，发现黑条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安的神色，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火星也不能肯定。黑条动了动耳朵，不屑地说："很好。那样一来，你就能知道我们两个之间到底谁在说真话。"说完，他翘着尾巴趾高气扬地走向营地门口。

灰条大口喘着气说："我确实看见了，火星，虽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谋害小栗，可我很清楚他在干什么。"

火星叹了口气，说："我相信你，但我们必须公正处理这件事，让每只猫都没有话讲。在小栗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之前，我不能惩罚黑条。"

他随即默默在心里补充了一句：如果小栗指认了他，我决不会轻饶他。火星看着炭毛和柳带轻柔地衔起小栗，托着她往金雀花通道走。小栗的头软软地耷拉着，尾巴拖在地上。想起这只幼崽在营地里蹦蹦跳跳的景象，火星心里一阵紧缩。如果黑条真的想杀小栗，那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火星小声说："灰条，你和炭毛一起回去，我想让你或者别的武士守在巫医巢穴门口，直到小栗醒来。问问沙风和金花是否愿意帮忙。我不想在小栗开口说话前出什么岔子。"

灰条明白他的话，说："好的，火星，我这就走。"他奔下土坡，跟着其他猫走进金雀花通道。

火星和黑莓爪待在原地。他朝沟上扬了扬头，对学徒说："我把松鼠丢在那里了，你能帮我把它送回去吗？之后你可以吃点儿东西，休息一下，你今天跑了一整天。"

黑莓爪说："谢谢你。"他走出几步，回过头来问："小栗不会有事的，是吗？"

火星长叹了口气，说："我不知道，黑莓爪，我真的不知道。"

第九章 陌生的气味

火星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往营地走。他扫视了一眼周围，看见黑条正在荨麻丛边吃饭。鼠毛、金花和霜毛也在那里，不过火星注意到她们都背对着黑条，谁也不正眼瞧他。

灰条一定把刚才发生的事在族群里传播开来了。霜毛和金花都生过孩子，因此特别痛恨那个谋杀幼崽的嫌疑犯。火星想：如果她们相信灰条的话，这倒是个好迹象，这表明灰条已经被大家重新接受，又要开始像以往那样自在融洽了。

火星正要去找灰条，突然看见蕨毛神态慌张地从武士巢穴里走出来。蕨毛瞅瞅黑条，向前迈了一步，随即又折回朝火星这边走来。

他着急地说："我刚刚听说！火星，对不起，他从我身边跑掉了，这都是我的错！"

"平静些，"火星用尾巴拍了拍蕨毛的肩膀，"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蕨毛喘了两口气，定了定神，这才说："黑条说他要出去狩猎，我就跟他一起去，可到了森林里他又说要排便。他走到灌木丛后，我便在外面等他。哪知过了很长时间他也没有出来，于是我过去一瞧——他竟然不见了！如果小栗死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

火星安慰他说："小栗不会死的。"但他也不能确定自己说的准不准，小栗中毒实在太深了。

而且现在还有别的要紧事。蕨毛反映的情况说明黑条已经发现自己被监视了，而且他还干脆利落地甩掉了监视者。火星心里想：这件事必有原因。黑条想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杀小栗？

蕨毛颓丧地问："现在你想让我做什么？"

火星回答说："别再责怪自己，迟早有一天，黑条会现出原形的。"

如果不是担心小栗的生死，火星倒觉得今天的事未必是件坏事，这样一

来，大家都看清了黑条的真面目。尽管他希望能留住这名武士，可事实证明，黑条永远也不会忠于他，忠于雷族，而且雷族里也决不能容留一个能下狠心毒害手无缚鸡之力的幼崽的猫。火星暗想：就让他去投奔虎星吧，那里才是他的极乐世界。

他对蕨毛说："继续看住他，不必顾忌被他发现。在小栗醒来前不要让他离开营地，告诉他这话是我说的。"

蕨毛紧张地点点头，匆匆走向荨麻丛。他趴在黑条身边说了几句话，只见黑条愤怒地哼了一声，继续撕扯他的猎物。

火星听见身后的脚步声，扭头看见沙风走过来靠在他身上。火星深吸了口气，感觉很温馨。

沙风说："你想吃东西吗？我等你一起吃。灰条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两只猫开始朝荨麻丛走去，"我说过一会儿去接替他看守巫医巢穴。"

火星说："有劳了。"

从黑条身边经过时，火星瞥了他一眼。黑条吃完东西后，站起来走向武士巢穴，对火星视而不见。蕨毛则亦步亦趋地跟在他后面。

黑条走到巢穴入口时，恰巧尘毛往外走。火星瞅见尘毛转身去学徒巢穴外找香薇爪。雷族猫爱憎分明，虽然尘毛曾经是黑条的学徒，但现在他一句话都不想和这位老师说。

火星从猎物堆里拣了只喜鹊，走到荨麻丛旁。

鼠毛见他过来，对他说："喂，火星，刺爪说你想和我谈谈他武士仪式的事，现在行吗？"

火星说："好啊。"现在族里所有猫都很关心刺爪何时晋升为武士。"明天早上我们三个为什么不一起去早班巡逻呢？我可以有机会好好见识他的本领——我可不是不相信他的能力。"他赶紧又补充了一句。

鼠毛说："这个主意太好了！咱们两个谁去告诉刺爪明天巡逻的事呀？"

"我去吧。"火星咬了口喜鹊肉，"我也想同香薇爪和蜡爪谈谈。"

沙风吃完饭后去炭毛的巫医巢穴，火星则朝学徒们聚餐的树墩走去。尘毛、香薇爪、刺爪和蜡爪已经在那里了，云尾也带着夺面从长老巢穴里走了过去。

火星坐下来问："刺爪，你的爪子锋利吗？你的武士技能纯熟吗？"

刺爪立刻两眼放光，身体坐得笔直说："是的，火星！"

火星说："那么你就参加明天的早班巡逻吧。如果事情进展得顺利，明天白天我们为你举行仪式。"

刺爪激动得身体发颤，可随即他的目光黯淡下来，转过头去。

火星问："有什么问题吗？"

"迅爪……还有夺面。"刺爪的声音很低沉，"他们本该和我一起晋升的。"

火星心里一痛，说："我知道，可你应该打起精神来，这个仪式很久前就该为你举行了。"

这时，坐在云尾身旁的夺面说："我会支持你的，刺爪，我要第一个向你表示祝贺。"

刺爪感激地说："谢谢你，夺面。"

云尾突然插言说："说到名号的问题，她怎么办？"他朝夺面扬了扬头。云尾一直拒绝使用蓝星起的那个残酷的名字。"她的名字是不是也该改改了？"

火星问："你能改变一名武士的名字吗？武士的名字都是在星族的眼皮底下取的。"

云尾夸张地叹了口气："我原本不想称我的族长为笨蛋的，可这是实话！你以为一只眼和半尾一开始就用那个名字吗？他们一开始还有别的武士名号，我敢打包票，一定有什么更改名号的仪式。我知道除非你发话，否则，族里别的猫是不会改称她的新名字的。"

夺面充满期待地看着他说："求求你，火星，我敢肯定，如果我换了名字，其他猫和我说话时就不会显得尴尬了。"

"那是当然。"火心发现自己忽视了夺面所承受的心理负担，不由得暗自惭愧，"我立刻去和长老们谈谈，一只眼应该知道这种事。"

他站起来，猛然想起自己来的目的，这才说："蜡爪、香薇爪，别以为你们被忘记了，你们在恶狗事件中表现得很勇敢，但你们的年龄还有点儿小，暂时不能做武士。"这是表面上的理由，其实火星想让刺爪优先成为武士，"我保证你们等的时间不会太久。"

蜡爪说："我们明白，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香薇爪紧张地问："火星，黑条出什么事了？如果小栗真是被他害的，我不想让他做我的老师了。"

火星保证说："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干的，他将不会继续做你的老师。"

云尾问："小栗？小栗怎么了？在我们出去狩猎的时候，是不是出事了？"

刺爪和蜡爪立刻趴在他和夺面两边，附在他们耳朵边开始悄声嘀咕。

尘毛问火星："那么谁来教导香薇爪呢？"在他心里已经认定黑条有罪了，他满怀希望地说："我可以同时教导她和蜡爪。"

香薇爪的双眼顿时亮了起来，但火星摇了摇头说："绝对不行，尘毛，你对她不够严格。"

尘毛脸上闪过一丝怒色，紧接着他又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就算你说得没错好啦。"

火星一边朝长老巢穴走去，一边说："放心吧，我会为她找一位好老师的。"

火星走进长老巢穴，看见他们都在睡觉。

小耳抬起头抱怨说："现在又有什么事啊？难道我们就不能睡个整觉吗？"

斑尾懒洋洋地说："别听他胡说，火星，我们随时欢迎你来。"

火星说："谢谢你，斑尾，不过我只想和一只眼谈谈。"

一只眼伸了个懒腰，眨眨她那只独眼，张口打了个哈欠，这才说："我听着呢，火星，有话快说。"

"我想问问你名号的问题。"于是火星把云尾想为夺面改名字的事讲了一遍。

一听到夺面的名字，纹尾立刻凑了过来。夺面刚受伤时，纹尾曾照顾了一段时间，因此她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等火星讲完，纹尾说："这件事不能怪云尾，因为谁都不想有那么个名字。"

一只眼打着哈欠说："他们给我改换名字的时候我已经老了，说实话，我才不在乎他们叫我什么呢，只要他们给我送吃的来就行，可年轻猫就不同了。"

火星急忙问："那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当然可以了。"一只眼冲他晃了晃尾巴，"凑近点儿，仔细听好了……"

夜里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清晨，火星带着鼠毛和刺爪走出营地大门，看见昨天下的雪都融化了。阳光明媚，每一棵灌木、每一株草上都挂满了晶莹剔透的水珠。火星精神抖擞，迈开轻快的脚步。

火星能从刺爪的眼神中看出他的兴奋，但他极力保持镇定，决心要在族长面前露一手。三只猫爬上沟沿，迎面吹来一阵清风，夹杂着浓烈的老鼠气味。

刺爪带着询问的目光瞅了瞅火星，火星点点头说："虽然我们不是出来狩猎的，但顺便捉几只猎物也不错。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吧！"

刺爪静静站立了一会儿，确认老鼠发出的沙沙声是从一簇灌木丛里发出来的。他熟练地摆出狩猎姿势，朝声音来源处匍匐过去，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老鼠感觉到他脚步发出的震动。火星见刺爪做得有板有眼，不由得暗暗称赞。刺爪几乎是足不点地纵身跳起，飞扑过去的，转眼间，他已经叼着猎物凯旋。

鼠毛说："干得漂亮！"

火星同意道："确实很棒。先把猎物埋起来，我们回家时再带走。"

等刺爪扒了些土盖住猎物后，火星带着巡逻队向蛇岩进发。自从那天在蛇岩发现虎星故意丢下的死兔子后，他还没有走过这条路。回想起那股血腥味，火星就感到有些反胃。不过今天早上这里除了正常的森林气息外，他没有嗅到任何异样。三只猫走到蛇岩，发现这里非常安静，石洞中的号叫和犬吠声都成了过去。

火星身临此地，犹感到不寒而栗。他定了定神，说："好啦，刺爪，你都嗅到什么了？"

刺爪仰起头张开嘴，让嗅腺充分接触空气。火星看出他做得十分专注。

片刻过后，刺爪说："有狐狸的气味，不过很陈旧，估计是两天前的吧。有松鼠的，还有，还有狗的气味。"说完，他瞅了火星一眼，脸上闪过悲伤的神情。迅爪就是在这里被杀死的，夺面也是在这里受到重创。

"还有别的吗？"

刺爪回答："有雷鬼路，还有别的东西。"说着，他又嗅了嗅，"火星，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嗅到了猫的气味，但这股气味不属于任何族群，是从那里传来的。"他晃了晃尾巴，"你认为呢？"

火星深吸了口气，刺爪说得没错，微风中隐隐有一种陌生的气味。

他低声说："我们去看一下。注意戒备，也许仅是只宠物猫，但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

三只猫小心翼翼地穿过灌木丛，那股气味越来越浓。火星肯定地说："是泼皮猫或者独行者，我猜他们一共有三只。气味很新鲜，他们一定刚从这里经过。"

刺爪问："可他们到我们的领地里干什么？你认为他们是虎星手下的泼皮猫吗？"他指的是虎星在流放期间曾经率领的那群攻打雷族营地的泼皮猫。

鼠毛回答说："不会，虎星手下的泼皮猫早就沾上了影族气味，这一定是新的泼皮猫。"

火星说："至于他们在干什么，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我们跟过去瞧瞧，刺爪，你带路。"

面对着可能来自泼皮猫的威胁，刺爪暂时忘却了即将成为武士的兴奋，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他施展出浑身解数追踪气味，但走到一片沼泽地时，这股气味消失了，就连火星也嗅不到。

刺爪沮丧地说："对不起，火星。"

火星宽慰他："这不是你的错。如果气味消失了，谁也别想嗅到。"他抬起头顺着气味踪迹的方向望过去。那些泼皮猫似乎是去往雷鬼路，但也可能是去往两脚兽地盘。不管他们往哪个方向走，反正是从雷族领地里出去了。于是他耸了耸肩膀说："我让巡逻队对此事多加关注，希望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转头夸赞刺爪说："干得不错，刺爪，返回营地吧，我们还得安排一

下武士仪式呢。”

“所有年龄够大，能独自狩猎的猫到高岩下集合，参加族群会议！”

话音未落，火星便看见刺爪从学徒巢穴里跑了出来，身后跟着鼠毛。两只猫都梳理得十分光鲜，刺爪的毛在阳光下更加闪闪发亮，他看上去似乎欢喜得都快发疯了。

其他猫渐渐出现在空地上。火星看见炭毛从巫医巢穴那边走过来，灰条陪着她，两只猫一边走，一边小声交谈。火星想知道小栗的情况，在外出巡逻前，他曾去巫医巢穴简单探望了一下。小栗仍处于昏迷中，炭毛也不能确定她身上的毒减轻没有。火星打定主意，等仪式一结束便去看望小栗。

这时，黑条从武士巢穴里走出来，蕨毛紧跟在后。他们在高岩前找了个位置坐下，别的猫自动和他们保持了一段距离，大家都不想搭理黑条。黑条昂首端坐，脸上挂着一丝讥讽。不过火星猜他和别的猫一样，都急于知道小栗能否醒来。

火星俯视着高岩下的猫群。这是刺爪在今后的日子里永远怀念的一天，这一天对火星也同样特殊，因为刺爪是他当上族长以来命名的第一名武士。

同样的仪式，同样的话。火星朗声说：“我，雷族族长火星，请诸位武士祖先从天上俯视这名学徒。他经过刻苦训练，终于掌握了武士守则的要旨。在此，我请求诸位祖先赐予他武士的荣耀。”他凝视着刺爪：“刺爪，你能够保证将不折不扣地遵行武士守则，努力保卫族群，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吗？”

刺爪坚定而自信地回答说：“我保证。”

火星宣布说：“那么，凭借着星族的力量，我赐予你武士的名号。刺爪，从现在

起你的名字就叫刺掌。你的忠诚和机敏为星族带来了荣耀，欢迎你成为雷族的武士。”

火星走上前，用鼻子在刺掌的额头上触了一下。这名新武士激动得浑身颤抖。刺掌舔了一下火星的肩膀作为回礼，脸上的表情又喜又悲。火星知道他想起了迅爪，那位没等成为武士便死去的学徒。

刺掌回到武士的行列里。夺面立刻走过去，高兴地说：“刺掌！”她舔了舔刺掌的耳朵。夺面曾经保证过要第一个向他表示祝贺，现在她做到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温馨和钦佩。

云尾跟在夺面后面向刺掌表示了祝贺，然后朝火星投来疑问的目光。

火星朝他点了点头。等大家向新武士表示完庆贺后，火星摆了摆尾巴示意大伙儿安静。他说：“在会议结束前，我还有些事情要讲。首先，我要向一名学徒表示敬意，这名学徒本该和刺掌一起获得武士名号。你们都知道迅爪是因为找寻恶狗的下落而牺牲的，他的族群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是怎么死的。”

猫群中响起一片赞同的声音。火星瞥了眼长尾，长尾是迅爪的老师，此时他的脸上充满了悲戚和自豪的神情。

火星继续说：“还有，我要代表族群向香薇爪和蜡爪表示感谢。他们参加了把恶狗们引到山涧的行动，在那次行动中，他们表现得非常勇敢。尽管他们因为年龄太小而不能晋升为武士，但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敬意。”

“香薇爪！蜡爪！”两名学徒沉浸在如潮水般涌来的赞誉声中，尘毛的眼睛里放射出喜悦的光芒。只有香薇爪的老师黑条冷眼旁观，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连头都没有向香薇爪转一下。

火星等欢呼声平息后，高声说：“我们还要进行一项仪式。”他冲夺面晃了下尾巴。夺面紧张地走过去站在火星面前，云尾跟在她身后，和她保持了约莫一步的距离。

众猫纷纷惊讶地议论起来。火星知道许多猫还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事。为一名武士举行更名仪式，这可是一件很久都没发生过的稀罕事。

火星按照一只眼交代他的话开始说：“武士祖先在上，你们清楚每一只猫的名字。现在，我请求你们取走站在你们面前的这只猫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不能再作为她的象征了。”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看见这只年轻的母猫身子在微微颤抖。如今她是一只没有名字的猫，站在星族面前等待着她的新名字。火星希望她能喜欢这个新名字，这是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取的，他认为非常适合她。

火星宣布："经过祖先们的同意，我以族长的名义赐予这只猫新的名号。从现在起她的名字就叫亮心，尽管她身患残疾，但我们敬重她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内心坚定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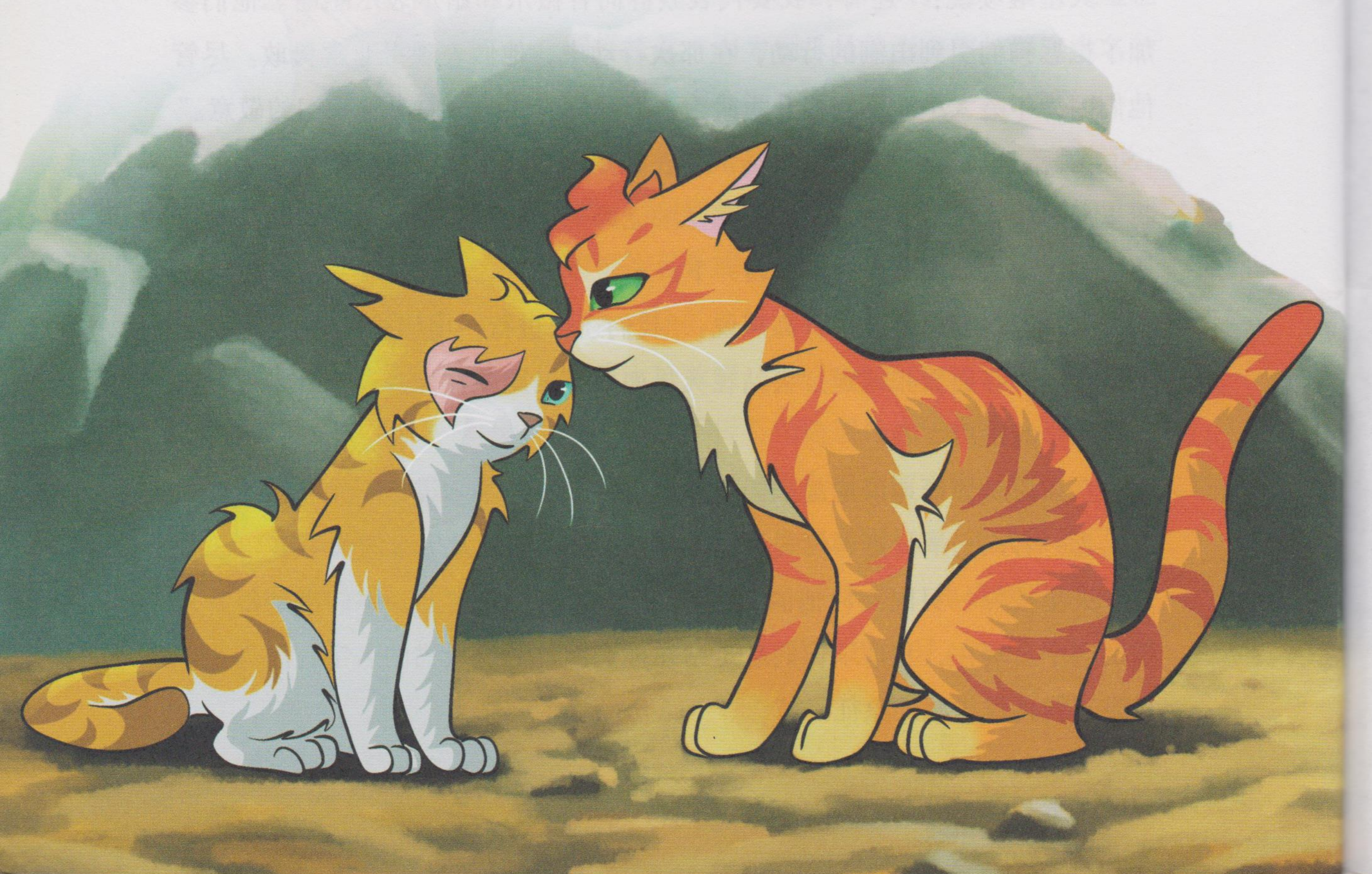
他走上前，按照武士守则的礼节用鼻子在亮心的额头上触了触。亮心也在他的肩膀上舔了一下。

"亮心！亮心！"猫群中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亮心在做学徒的时候便与大家相处得很好，所有猫都为她的残疾感到难过。虽然她感官不全，不能感知到完整的世界，但雷族永远都会善待她。

火星带着亮心走到云尾面前，他问："怎么样？这下你高兴了吧？"

云尾兴奋地贴在亮心身上，两只猫尾巴绞缠在一起。他喃喃地说："太好了，火星。"

亮心的那只完好的眼里充满了幸福的光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感激



地冲火星直眨眼睛。长期以来，她受到池鱼之殃，蓝星对星族的愤恨给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如今，就算她不能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武士，但起码拥有了一个值得骄傲的名字。

火星咽了口唾沫，眼前的情景使他感动得差点儿流出眼泪。这一刻，他深切感受到当族长的意义。

过了一会儿，云尾说："听着，火星，亮心和我准备一同训练。我们准备发明一些格斗技巧，使她用单耳单眼也能战斗。如果她能重新战斗，能否离开长老巢穴和其他武士住在一起呢？"

"嗯——"火星拿不定主意。亮心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武士，因为她身患残疾不能独自狩猎，对战斗也非常不利。可他不忍心拒绝她的请求，况且，火星也希望她能够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保卫族群。于是他同意说："你还没有收学徒，云尾，那你就趁这个机会多陪陪亮心吧。"

云尾追问说："这就是说我们能够一同训练喽？"

亮心说："求求你，火星，我想做一只对族群有用的猫。"

火星同意说："好吧。"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于是补充说："如果你们想出了一些新动作，也让其他猫来学学。亮心不是第一个身患残疾的猫，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云尾连声答应。随后，两只猫欢天喜地地离去。亮心的老师白风向她祝贺了几句后，走过来对火星说："仪式前我去看望了一下小栗，她苏醒了，炭毛说她会恢复的。"

"这是件天大的喜事！"火星高兴地说，想起白风就是小栗的父亲，火星接着问，"你觉得现在就去问她中毒的经过合适吗？"

白风回答说："这得听炭毛的。你去找炭毛吧，我来安排巡逻队。"

火星道了声谢，急匆匆向巫医巢穴跑去。

炭毛在香薇通道入口处迎上他，说："我正要找你呢。"火星刚听完白风带来的好消息，此时见炭毛忧心忡忡的样子，不由得吃了一惊。只听炭毛说："小栗醒了。她的身体不会有什么大碍，但你需要听听她讲的故事。"

成语填填圈

固（　　）（　　）见

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改变。

出（　　）拔（　　）

多用于形容才德超出众人之上的人。

趁（　　）打（　　）

比喻乘人之危来谋取私利的行为。

（　　）高（　　）扬

形容骄傲自满，得意忘形的样子。

深（　　）熟（　　）

指反复地、深入细致地思索考虑。

（　　）公（　　）私

假借公家的名义，谋取私人的利益。

通（　　）达（　　）

形容很懂道理，说话、做事合情合理。

（　　）（　　）之殃

比喻因受牵连而无端遭到的祸害。

指（　　）迷（　　）

针对事物的困难处，提供解决的方向、办法或途径。

（　　）（　　）一息

比喻事物即将消亡、湮没或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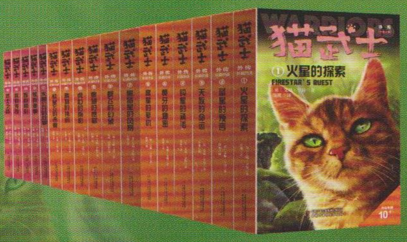
答案下期见哦！当然你也可以动手查一查。

没看过《猫武士》
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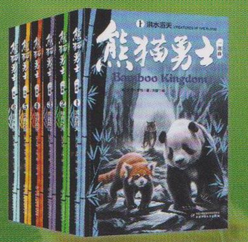
猫武士
42 册

一个风靡世界的励志故事
一部讲述成长哲理的作品
让你从此对猫儿另眼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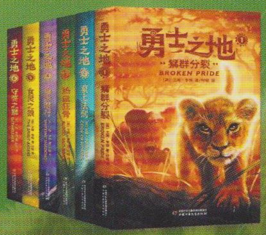
欢迎进入由猫主宰一切的《猫武士》世界



猫武士外传 17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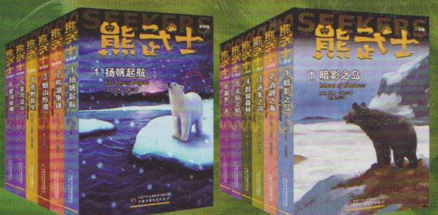


熊猫勇士 6 册



勇士之地 6 册

狗武士 12 册



熊武士 12 册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16

邮发代号：80-403

下集预告

火星痛下决心，他要向众猫揭露虎星犯下的累累罪行，然而刚一开口就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断，森林大会被迫中止，危险的气息正在森林上空慢慢弥散开。灰条心系孩子的安危，在火星的陪同下，他们秘密前往河族，却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报刊
官方旗舰店

ISBN 978-7-5148-8211-7
9 787514 882117 >
定价：15.00 元